廣近思錄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廣近思錄

(二)

張伯行輯

廣近思錄卷之八

治體

張南軒曰。學者要須先明王霸之辨。而後可論治體。王霸之辨。莫明於孟子。大抵王者之政。皆無私爲。而爲之。霸者則莫非有爲而然也。無所爲者天理。義之公也。有所爲者人欲。利之私也。故治民所載齊誠晉文之事。其間豈無可喜者。要莫非有所爲而然。攷其迹而其心術之所存。固不可掩也。

張南軒曰。古人論治。如木之有根。如水之有源。言治外必先治內。言治國必先齊家。須是如此。方爲善治。

張南軒曰。俎豆之修。則軍旅之事。斯循序而不忒。教化興行。則禍難之氣。坐銷於冥冥之中。

張南軒曰。所謂惻隱者。惻然有隱云耳。嗟夫是心乃子民之本也。一日夕之間。凡事物之至乎吾前。與夫講論之所及。思慮之所萌。所謂惻然以隱者。如源泉之達。續而無窮。新而有常。流行而不可以已。則其履度也豈有越思。而其施於四境之內者。雖不中不遠矣。

張南軒曰。人之情。於其始也。惴惴然懼其不克也。汲汲然憂其不及也。察民之從違而未敢安也。則是心之不存焉者寡矣。及其久也。於意之得而偏。於譽之聞而矜。於令之行而忽。則所謂隱然者。將汨於因循而息於驕肆。政之所繇墮也。

張南軒曰。壅蔽者。天下之大患也。古之明王所以致治者。亦去此而已矣。其道莫先於虛已。莫要於任賢。

虛己則壅蔽消於內。任賢則壅蔽撤於外。內外無蔽而下情畢通。泰治所繇興也。

張南軒曰。蕭何佐高帝定一代規模。高帝征伐多在外。何守關中。營緝根本。漢所以得天下者。以關中根本先壯故也。此何相業之大者。又何爲相之初。首薦韓信爲大將。而三秦之計遂定。此亦得爲相用人之體。

張南軒曰。今日大患。是不悅儒學。爭馳乎功利之末。而以先王嚴恭寅事天保民之心爲迂闊遲鈍之說。

張南軒曰。自熙寧相臣、以釋老之似。亂孔孟之眞。其說流遁。蠹壞士心。波蕩風靡。中間變故仗節死義之臣鮮聞焉。論者知其有所自來也。

張南軒恕齋銘曰。刑成不變。君子盡心。明動麗止。象著義經。所存曷先。其恕之云。自盡於已。以察其情。意有所先。則弗敢成。見雖云獨。亦靡敢輕。幽隱之枉。是達是申。毫釐之疑。是析是明。俾爾寡弱。無有或困。於爾強愿。靡詭靡遁。及得其情。又以勿喜。古人於此。恕有餘地。我名於齋。意實在茲。嗟嗟來者。尙克念之。

呂東萊曰。嘗患子子小諒者。或畏避太甚。而善意無人承領。遂至消歇。或隔限太嚴。而豪俊無以自容。遂至飛揚。惟篤於忠厚者。視世間盎然無非生意。故能導迎淑氣。扶養善端。

呂東萊曰。講論治道。不當言主意難移。但當思臣道未盡。不當言邪說難勝。但當思正學未明。蓋工夫到

此則必有此應元不在外也

呂東萊曰先天下而勞者聖人之求賢也後天下而逸者聖人之任賢也側席之勞所以兆垂衣之逸所以償側席之勞

呂東萊曰百圍之木近在道隅不收爲明堂清廟之用此自將作大匠之責耳如彼木者生意濯濯未嘗不自若也

呂東萊曰宣王當大旱之際夜觀星象惻然有憂於中而百姓便知宣王之見憂仍叔因此作詩後之人雖有宣王之憂而民莫之知何也蓋緣周之時法度修備人才務實人君一有此心則上下相應百度畢舉自然天下知之玩百姓見憂四字甚有味

呂東萊曰光武治天下規模不及高帝其禮嚴光用卓茂所以養得後來許多名節

呂東萊曰爲人細碎則大體處多失雖諸葛亦有此患

呂東萊曰昔者歐范余尹之去韓稚圭袖手於其間又爲諫官於旬日之後亦未嘗皦然暴白從容調護迄用有濟前輩非無此樣轍然此段實難必須沈厚堅實六轡在手操縱伸縮無所差失目前人不得加恩他時人無所歸怨乃可

黃勉齋曰王者之道本乎人心循乎天理人均具此心心均具此理卽是理而行之三綱旣正九疇旣敍則人皆知尊其君親其上治安之效猶泰山而四維之也

黃勉齋曰。朝廷以天下爲一體。監司以一路爲一體。疴癢疾痛。見於肢節之間。而此心未有不爲之動者。既動其心。則將必有以處之矣。

黃勉齋曰。有國有家有身有心。聖賢一言一字。皆可師法。從之則吉。違之則凶。緊要一著。只要信得篤、行得力耳。

黃勉齋曰。心者萬化之根本。此心不正。則欲足以敗度。縱足以敗禮。雖一身之內。亦且顚倒錯繆而不合其宜矣。又何以齊家治國而平天下哉。是以古之帝王。雖居萬乘之尊。享九州之富。而兢兢業業。如履淵冰。左史則書其言。右史則書其動。至於聲氣之高下若無害焉者。亦有御瞽以譏之。盤盂則有銘。几杖則有戒。升車行步。莫不有節。無非檢防其心。使之無一念不合乎道也。

黃勉齋曰。元后者、民之父母也。父母之於子。必先有以養之而又有以教之。然後爲之子者。得以全其父母之身。今也爲民父母。聽其自生自死。自愚自智。莫之問也。又倡爲功利之說以斲喪之。豈爲民父母之道也。

黃勉齋曰。天下之勢。如人一身。外邪客氣干吾之一節。而心腹耳目手足無不同其憂者。憂則慮。慮則病可愈矣。

黃勉齋曰。通天地亙古今。只是一箇生意。此心流行。未嘗間斷。於當官處見得尤分明。自朝至暮。無一息不是。此心發見處也。今之士大夫。徇私忘公。怠惰苟且。皆不能擴而充之者也。

黃勉齋曰。夫子之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使夫子之教行。則進賢退不肖者。必不肯用民之賊爲監司守令者。必不肯爲民之賊。富民必不肯兼幷。細民亦不肯相率而爲不義。如是則不惟盜賊可弭。雖使人有士君子之行可也。

黃勉齋曰。去古既遠。淺陋之習。陷溺乎人心。一聞正大之論。則羣起而非之。下之既自賊其本然之善。爲政者又舉其善俗之道而棄之。儒風治效。浸不如古。非此之故歟。

許魯齋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使之首出庶物而表正萬邦。此蓋天下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愼。日中不暇。未明求衣。誠知天下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也。知其爲難。則難或可易。不知其爲難而以易處之。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爲者矣。

許魯齋曰。古人立國。規模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無他。愛與公而已矣。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於爲治也何有。

許魯齋曰。御吏接物。只是愛敬兩字工夫。

許魯齋曰。如何惡人欲害善人。只爲善人疾他惡人故致如此。聖人說不如此。故曰疾之已甚亂也。又謂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

許魯齋曰。天地只是箇生物心。聖人只是箇愛物心。與天地心相似百端。用意只是如此。禮樂刑政皆是

也。刑法家說便不如此。便失了聖人本心。便與事物爲敵。一切以法治之。無復仁恩。

許魯齋曰。凡人之情。敬愼於憂危。惰慢於暇豫。聖人不如此。堯舜只兢兢業業無已時。憂危暇豫。處之如一日二日萬幾。何得惰慢。程先生謂惟愼獨可以行王道。初未然之。徐而思之。不如此不得行王道。蓋工夫有間斷故也。以太宗之英明。猶於此不能進。兩漢文帝光武、敬愼終身。然聖學不足以成就之。惜哉。

許魯齋曰。人君位處崇高。日受容悅。大抵樂聞人之過而不樂聞己之過。務快己之心而不務快人之心。賢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使如堯舜之正堯舜之安而後已。故其勢難合。況姦邪佞倖。醜正惡直。肆爲詆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何望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耶。

許魯齋曰。號令數變。無他也。喜怒不節之故。是故先王潛心恭默。不易喜怒。其未發也。雖至近莫能知。其既發也。雖至親莫能移。故號令簡而無悔。無悔則無不中節也。

許魯齋曰。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若漢之文景。然考之當時。天象數變。如日食地震山崩水潰長星彗星孛星之類。未易遽數。前此後此。凡若是者。小則有水旱之應。大則有亂亡之應。未有徒然而已者。獨文景克承天心。消弭變異。使四十年間。海內殷富。黎民樂業。移告訐之風。爲淳厚之俗。且建立漢家四百年不拔之基。

許魯齋曰。民志定則不亂。下知分則上安。夫天下所以定者。民志定也。民志定則士安於爲士。農安於爲

農工商安於工商則在上一人有可安之理民不安於白屋必求祿仕仕不安於卑位必求尊榮四方萬里輻輳並進各懷無厭無恥之心在上之人可不爲寒心哉

許魯齋曰任用人才與作事功在己已有一定之見然不可獨用己意稽於衆取諸人以爲善然後可

許魯齋曰人之揣君必於喜怒知君之喜怒莫如近愛是以在下希進之人求託近愛近愛不察乃與之爲地

許魯齋曰姦邪之人其爲心險其用術巧惟險也、故千態萬狀而人莫能知惟巧也、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禦人君不察以諛爲恭以詐爲公以欺爲可信以佞爲可近喜怒愛惡人主固不能無然有可者有不可者而姦邪之人一於迎合竊其勢以立己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此前人所謂城狐也所謂社鼠也至是而求去之不亦難乎

許魯齋言於世祖曰爲天下國家有大規模規模既定循其序而行之使無過焉無不及焉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紛更日計有餘而歲計不足未見其可也

薛敬軒曰先儒謂知人安民堯陶一篇之體要竊謂允迪厥德又知人安民之本源也蓋允迪厥德者實踐此德於身也至若知人、知之事安民、仁之事則皆此德之推行耳苟非實踐此德於身則私欲盛而天理微知人之知何自而明安民之仁何自而行哉故曰允迪厥德又知人安民之本源也

薛敬軒曰人君之德惟明爲先書稱堯曰欽明舜曰文明禹曰明明湯曰克明文王曰若日月之照臨皆

言明也。明則在己之理欲判然。在人之邪正別白。處己處人。萬事皆得其當矣。

薛敬軒曰。君德明爲本。居敬窮理則明矣。

薛敬軒曰。書言敬者最多。敬乃治天下之本。孔子曰。修己以敬。中庸曰。篤恭而天下平。皆此意也。

薛敬軒曰。聖人論治。有本有末。正心修身其本也。建制立法其末也。

薛敬軒曰。王者自一念一慮一心一身。形於妻子。達之家國天下。無非仁義禮智之充周。初無內外隱顯遠近之間也。程子所謂有天德者便可語王道。天德卽仁義禮智之德。王道卽是德。推之政事達之家邦天下者是也。謂之霸者。形之念慮身心者。無非人欲之私。施諸政事征伐者。則假夫仁義之名。其內外隱顯遠近名實。判然不相須矣。此王霸誠僞之所以不同也歟。

薛敬軒曰。爲治舍王道卽是霸道之卑陋。聖賢寧終身不遇孔孟。不自貶以徇時者。爲是故也。

薛敬軒曰。三綱五常。禮樂之本。萬事之原。

薛敬軒曰。禮只是序。樂只是和。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各得其分而不相侵越。所謂序也。序則禮立矣。君仁臣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聽朋友有信。所謂和也。和則樂生焉。是則人倫禮樂之本。人倫不序不和。則禮樂何自而興哉。

薛敬軒曰。如數人在坐。尊卑貴賤各得其序。自無乖爭。失序則爭矣。以是知禮先而樂後。

薛敬軒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如堯舜利世之功大矣。而其心則曷常自以爲大哉。

使有一毫自大之心。則與乾始利天下不言所利不同。而非所以爲堯舜矣。

薛敬軒曰。自古興亡治亂之幾。皆由於心之存亡。

薛敬軒曰。天下大慮。惟下情不通爲可慮。昔人所謂下有危亡之勢而上不知。是也。

薛敬軒曰。唐虞三代之治。皆自聖人一心推之。無非順天理因人心而立法。

薛敬軒曰。唐虞百揆之職。揆之一字。最有深意。政事可止可行。莫不揆度其宜。可則行。否則止。此所以政出於一。而下無廢事也。

薛敬軒曰。書載堯舜之行事。皆先德行而後事功。事功之大者。莫大於用人之一事。觀諸二典可見矣。

薛敬軒曰。三代王佐事業。皆本於道德。後世輔相事功。多本於才氣。

薛敬軒曰。東漢之規模。不如西漢者。政以光武好吏事。不如高祖得人君之體也。

薛敬軒曰。漢詔多引咎責躬。恤民之意。最爲近古。

薛敬軒曰。爲政當有張弛。張而不弛則過於嚴。弛而不張則流於廢。一張一弛。爲政之中道也。

薛敬軒曰。余讀泰否卦辭。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爲泰。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爲否。因是以念諸葛武侯之言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覆。嗚呼。豈獨漢室也哉。歷觀數千載以來。國家天下之治亂興亡。未有不原於此者。若武侯之言。可謂深得大易之旨。

薛敬軒曰。寒中有一半陽。暑中有一半陰。此造化相攙接處。故治不生於治而生於亂。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

薛敬軒曰。士無氣節則國勢奄奄以就盡。西漢之季是也。

胡敬齋曰。五倫萬古不易之道。經界萬古不易之利。人才萬古爲治之本。法度則可因時損益。

胡敬齋曰。天下無道外之物。故政刑文章。皆須出於道。

胡敬齋曰。皇極訓大中。雖不甚害理。終不親切。惟朱子訓皇爲君。訓極爲至極之義。標準之名。然後見人君以一身爲天下法。王道根本在於此。此義至精至切。得箕子之旨矣。

胡敬齋曰。天地只是一箇生物之心。聖人全天地之心。故仁民愛物。自不能已。

胡敬齋曰。天地之情正大。聖人之情亦正大。故不爲煦煦之仁。孑孑之義。

胡敬齋曰。不愧屋漏。便能到得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篤恭而天下平。

胡敬齋曰。王道只是公。霸道只是私。王道一於天理之公。一者誠也。故其光明正大。上下與天地同流。而萬物各遂其性。霸道假公以濟其私。假者僞也。費盡智計。方能小補於世。雖不爲無功。乃功業之卑者。下此則奸雄小人。

胡敬齋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甚事出得。雖是霸者。亦要假仁義方做得事成。若背仁義則敗亡至矣。

胡敬齋曰。先儒言王道之外無坦途。舉皆荆棘。仁義之外無功利。舉皆禍殃。此推其極而言也。

胡敬齋曰。觀堯典見得聖人作事。只是公天下之心。無一毫私意。

胡敬齋曰。論舜無爲而治。一則德盛而民化。二則得賢才以任衆職。自古爲治之道。不出乎修德、任賢。兩事爲要。

胡敬齋曰。作事雖要人才。然人才一半是天生出來。一半是聖人作興出來。如伊傅周召是天生出來。如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是聖人在位作興出來。

胡敬齋曰。聖人作事動循天理。動中機會。循天理則人心服而化。中機會則事當而易治。

羅整庵曰。圖治當先定規模。乃有持循積累之地。規模大則大成。規模小則小成。未有規模不定而能有成者也。然其間病源所在。不可不知。秉德二三。則規模不定。用人二三。則規模不定。苟無其病。於致治乎何有。

羅整庵曰。規模寬大。條理精詳。最爲難得。爲學如此。爲政亦如此。斯可謂眞儒矣。

羅整庵曰。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然古禮古樂之亡也久矣。其遺文緒論。僅有存者。學者又鮮能熟讀其書。深味其旨。鮮觀其會通。斟酌其可行之實。遂使先王之禮樂。曠千百年而不能復。其施用於當世。類多出於穿鑿附會之私而已。可慨也夫。

羅整庵曰。漢武帝表章六經。而黃老之說遂熄。吾道有可行之兆矣。然終帝之世。未見其能有行。豈其力之不足哉。所不足者。關睢麟趾之化爾。善乎汲黯之言曰。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

黯之學術不可知。然觀乎此言。非惟切中武帝之病。且深達爲治之本。羅整庵曰。論治道當以格君心爲本。若伊尹之輔太甲。周公之輔成王。皆能使其君出昏即明。克終厥德。商周之業。賴以永延。何其盛也。後世非無賢相隨事正救。亦多有可稱。考其全功。能庶幾乎伊周者、殊未多見。蓋必有顏孟之學術。然後伊周之相業可希。然則作養人才。又誠爲治之急務。欲本之正而急務之不知。猶臨河而泛舟楫。吾未見其能濟也已。

廣近思錄卷之九

治法

張南軒曰。先王所以建學造士之本意。蓋將使士者講夫仁義禮智之彝。以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以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事蓋甚大矣。而爲之則有其序。教之則有其方。故必先使之從事於小學。習乎六藝之節。講乎爲弟爲子之職。而躬乎灑埽應對進退之事。周旋乎俎豆羽籥之間。優游乎絃歌誦讀之際。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齊其耳目。一其心志。所謂大學之道格物致知者。由是可以進焉。至於物格知至。而仁義禮智之彝得於其性。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皆以不亂。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宜者。此先王之所以教。而三代之所以治。後世不可以跂及者也。

張南軒曰。周家建國。自后稷以農事爲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供織紝之勤。相與咨嗟嘆息。服習乎艱難詠歌。其勞若此。實王業之根本也。

張南軒曰。古者諸侯各得祭其境內之山川。山川之所以爲神靈者。以其氣之所蒸。能出雲雨。潤澤羣物。是故爲之壇壝。立之祝史。設之牲幣。所以致吾禱祀之實。而交乎乎隱顯之際。誠之不可掩也如此。

張南軒曰。治獄所以多不得其平者。蓋有數說。吏與利爲市。固所不論。而或務知巧以爲聰明。持姑息以惠姦慝。上則視大官之趨向而重輕其手。下則惑胥吏之浮言而二三其心。不盡其情而一以威怵之。

不原其初。而一以法繩之。如是而不得其平者抑多矣。

張南軒曰。獄、重事也。欽恤之義。著於虞書。其命咎繇曰。明於五刑以弼五教。蓋古者刑罰之設。教化未嘗不存乎其中。聖人之心。固期於天下之無刑也。

呂東萊曰。楊炎變租庸調爲兩稅。只取一時之便。不知變壞古法。最不可者。租庸調略有三代之意。至楊炎時。只爲暴賦橫斂。名色之多。皆在租庸調之外。故炎都併來均作二稅。二稅之外。不許誅求一錢。它卻不知如何保得後來不誅求。且如租庸調之法尙在。自是無害於民。外有暴賦橫斂。只爲軍興緊急。及暴君汙吏所爲。使有賢君。使無軍興。則此等自可罷去。卻如何將舊法壞地壞了。大凡治財最不可壞舊法。最不可並省名目。名目既省。則後來復置、容易矣。孟子言粟米之征便是租。布縷之征便是調。力役之征便是庸。此三件自來源流如此。但古者或緩其二。或緩其一。至唐太宗都征了。

呂東萊曰。財賦當催者。恐當加意督趣令整辦。尋常士大夫或誤認弛縱爲恤民。殊不知不及時拘催。使民間拖欠積壓。異時忽遇苛刻之吏。一並趣辦。則民受大害矣。

呂東萊曰。前此整齊汛埽。非用嚴固無以濟。今威令既行。綱紀既立。則慈祥樂易之意。教化漸摩之本。宜次第出之。使封內識吾之本心。

呂東萊曰。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爲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閒。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

呂東萊曰。當官既自廉潔。又須關防小人。如文字歷引之類。皆須明白。以防中傷。不可不致謹。又可不詳知也。

黃勉齋曰。學校之設以明道也。夫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而太極之妙。周流不窮。凡囿於造化之內者。鈞稟是氣。則鈞具是理。人爲萬物之靈。則受中以生。純粹至善。而日用常行。各有當然之則。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適而非此道之寓也。聖人參天地以立極。既爲之發明其蘊。而經理斯世者。又設爲學校以教之。上自王國都而下至里術。蓋將與一世之人。凡有血氣心知者。莫不周旋涵泳於吾道之中。顧安有遠近內外之間哉。

黃勉齋曰。朝廷資人才以共治。諸侯擇其賢且能者以獻於上。亦曰貢得其人。則足以建功立業。否則蠹國害民。尤不可以無用者貢也。

黃勉齋曰。自古謀臣策士。各出所見以裨其上。其言豈必皆當哉。或是或非。在上之人與所親信者決擇之耳。

黃勉齋曰。古者禮義之教素明。士之所自養者。莫非有用之實。後世以文詞取士。則皆空言而無實用矣。是以君子少而小人多。治日少而亂日多。

黃勉齋曰。簿書財穀獄訟甲兵。俗吏誇之以爲能。而儒生所不道。禮樂教化。儒生喜談以爲名高。而俗吏見謂迂闊。事不根理。理不該事。而數千年間天下無善治。

黃勉齋曰古者取民之法惟稅租而已其他山澤之利皆與民共之茶鹽酒榷之禁古無有也後世國用匱乏權一時之宜以紓目前之急耳

黃勉齋曰絜度也矩所以爲方也處已接物度之而無有餘不足方之謂也富者連阡陌而餘粱肉貧者無置錐而厭糟糠非方也社倉之創掇此之有餘濟彼之不足絜矩之道也

黃勉齋曰聖賢事業固難悉言而上合天意下順人心盡體國之忠絕自私之念則大經大本未有舍此而能自立者諸葛孔明所謂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黜陟臧否不宜異同只此數句便可得三軍之死命卻司馬仲達而奪之氣也至於管仲之於齊范蠡之於越雖霸國之事而其規模經畫亦有次第皆守邊者之所當講明弱而能使之強貧而能使之富蕞爾之地而能使敵人恫疑而不敢窺伺雖使羊陸復生計無出於此者

黃勉齋曰成周比閭族黨州鄉之法上下相維脈絡相關隄防密而姦宄不生法制嚴而馴服有素是以人心有所統攝而緩急不敢以自肆後世保伍之法猶有成周之遺意然州縣之間未嘗舉行不過保正掌追胥戶長掌租稅而已以一家而總數十里之地以一身而任數百戶之責又每一二年而輒易此豈足以總攝人心使之久安而無變哉

黃勉齋曰保伍之法乃所以總攝人心防閑變故而爲緩急之慮也苟法制素守人心既孚因其農隙教以武事則伍兩卒旅軍師之制可以漸復而戰攻守禦之習亦無不精不惟不至於爲寇而又足以禦

寇。亦何憚而不爲乎。

黃勉齋曰。州郡之有城。猶人家之有牆壁。家無牆壁。雖無盜賊。何以爲家。況設險守國。思患預防。當無事之日。不可不爲有事之備。

許魯齋曰。先王設學校養育人材。以濟天下之用。及其弊也。科目之法愈嚴密。而士之進於此者愈巧。以至編摩字樣。期於必中。上之人不以人材待天下之士。下之人應此者。亦豈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哉。雖得之何益於用。上下相待。其弊如此。欲使生靈蒙福。其可得乎。

許魯齋曰。生民休戚。係於用人之當否。用得其人。則民賴其利。用失其人。則民被其害。自古論治道者。必以用人爲先務。用既得人。則其所謂善政者。始可得而行之。以善人行善政。其於爲治也何有。

許魯齋曰。提學者。師表之任也。儀刑多士。檢正學業。實風化人才之所自緣。

許魯齋曰。賢者識事之體。知事之要。與庸人相縣。蓋什百而千萬也。布之周行。百職具舉。宰執總其要而臨之。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然人之賢否。未能灼知其詳。固不敢用。或已知其孰爲君子。孰爲小人。復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坐視其弊而不能進退之。徒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亦何益哉。

許魯齋曰。用人立法。今雖未能遽如古昔。然已仕者便當頒降俸給。使可養廉。未仕者且當寬立條格。俾就序用。則失職之怨少可舒矣。外設監司。糾察汙濫。內專吏部。考訂資歷。則非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而舉下。則人材爵位略可平矣。舍此則堆積壅塞。參差繆戾。苟延歲月。莫知所期也。

許魯齋曰臨卦大象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教之使知道理容養保護使之安樂父母之於子不過是矣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以此臨民其有不安者乎

許魯齋曰禮先天倫如父子兄弟夫婦長幼禮應如法不可妄意增損簡易者略之細密者過之皆非也禮者人事之儀則天理之節文聖人之於儀則節文乃所以當然者不可易也

許魯齋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司徒之職教以人倫而已凡不本於人倫皆非所以爲教樹之君以立政謹此教也作之師以立教教以此也先王皆本於人心之所固有不強以其所無有故人易從而風俗美非後世所謂學所謂教也文公小學四書次第本末甚備有王者起必須取法

許魯齋曰後世功名之士到禮樂制度便進不去蓋到此稍細密亦精力有所不及故須別用一般人物

許魯齋曰大聖大賢本末具舉降此一等材具稍大便不謹細行謹於細小者或不識大體不能謀大事用人者宜知之

薛敬軒曰帝王爲治之本在德其次莫先乎用賢才修治法治法者禮樂刑政是也

薛敬軒曰爲政以法律爲師亦名言也既知律己又可治人

薛敬軒曰皐陶謨典禮刑賞四者萬世爲治之大經不出於此

薛敬軒曰法者因天理順人情而爲之防範禁制也當以公平正大之心制其輕重之宜不可因一時之喜怒而立法若然則不得其平者多矣

薛敬軒曰。昔人謂律是八分書。蓋律之條目。莫非防範人欲。扶翼天理。故謂之八分書。

薛敬軒曰。法者、天討也。玩法所以玩天也。

薛敬軒曰。治獄有四要。公慈明剛。公則不偏。慈則不刻。明則能照。剛則能斷。

薛敬軒曰。春秋最重民力。凡有興作小大必書。聖人仁民之意深矣。

薛敬軒曰。物之相比。莫過水與地。故先王建萬國。親諸侯。取其義。他物相比猶有閒。惟水與地無閒。

薛敬軒曰。武以止戈爲文。是用兵乃聖人之不得已也。觀三代之行師可見矣。

薛敬軒曰。養民生。復民性。禁民非。治天以之三要。

薛敬軒曰。聖人以四代禮樂告顏子。使其得位。則於前代之法。必有因有革。未必盡泥古法也。

薛敬軒曰。今之守令。或以積勞而陞。或以遴選而除。爲民擇人之法。亦已詳矣。夫何尙有罷懦貪墨不稱其職者多歟。監司有御史。有按察。有巡撫大臣。吏有不職者。皆得以去之。夫何人尙冒犯不知警畏而巧文以苟免者衆歟。

薛敬軒曰。止末作。禁游民。所以敦財利之源。省妄費。去冗食。所以裕財利之用。

薛敬軒白。救荒必考於古而宜於今。用兵必得其正而禁夫暴。皆用世之學所當講也。

薛敬軒曰。至誠以感人。猶有不服。況設詐以行之乎。

薛敬軒曰。內健則有必去之志。外說則無悻悻之色。決小人之善道也。

薛敬軒曰。用人當取其長而舍其短。若求備於一人。則世無可用之才矣。

薛敬軒曰。爲官者切不可厭煩惡事。坐視民之冤抑。一切不理。曰。我務省事。則民不得所者多矣。可不戒哉。

薛敬軒曰。朱子論宗廟之制宜爲法。

薛敬軒曰。五嶽四瀆。五鎭四海。神號之正。本於宋儒之議論。

胡敬齋曰。君道在養民。井田不可不復古。教民之道在學。故學當復古。兵民既分。食者衆。生者寡。故寓兵之法當復古。三者復古。其餘則隨時酌量以適宜可也。

胡敬齋曰。天下之田地。足以供天下之衣食。天下之山澤。足以供天下之財用。但力要勤、用要節、取要時、而已。

胡敬齋曰。天下之衣食。盡出於農工商。不過相資而已。故程子舉先王之法。合當八九分人爲農。一二分人爲工商。今以數計之。工商居半。又有待哺之兵。及僧道尼巫尸祝。富盛之家。皆不耕而食。機織本女子之事。今機匠以男爲之。耕者少。食者多。天下如何不饑困。宜自百官士人之外。止將一分人作工商。以通器用貨財有無。其餘盡驅之於農。既盡生財之道。又免坐食之費。四海必將殷富矣。

胡敬齋曰。古者民有九年之食。則水旱凶災無患。是謂太平。今無一年之食。多只吃得半年。又去稱貸。這半年食始能接新穀。若有水旱。便難存活。

胡敬齋曰。天下只有公私義利兩端。周官泉府、買貨之滯於民者。及民之急於用則出而賣之。皆所以救民。其心公。其事義。後世有市易和買。皆私利於己。古有平糴。穀賤則糴之以厚農。穀貴則以原價糶之以救民。皆公而義。後世則至於和糴強配。皆私而利。

胡敬齋曰。欲天下治。須得賢才。欲得賢才。須行推訪選舉法。其本在於君身修。君心明。欲君身修在於學。

胡敬齋曰。得賢之道。須如周禮賓興明道選舉方無所遺。其次莫如搜訪薦舉。如舜舉於歷山。伊尹舉於莘野。傅說舉於巖下。太公舉於渭濱。孔明舉於南陽。皆因求訪薦舉而得。蓋不世出之才。道高名重。苟訪求之。無不可得。但恐才德未著者。須用賓興選舉法。方可無遺。非但無遺。又有作興掖勵之實。使賢才日盛。今之科舉。非徒不能得賢。反廢人進修之實。或謂程明道朱文公皆出於科第。豈可不爲得人。曰。使科舉果可得賢。則程朱爲狀元矣。

胡敬齋曰。今之科舉文字。乃取富貴之具。與修己治人之道無干涉。

胡敬齋曰。今天下第一無用是老釋。第二無用是俗儒。所作詩對。與時文。如農工商賈皆有用處。皆有益於世。如農之耕。天下賴其養。工之技。天下賴其器用。商雖末。亦要他通貨財。如老釋與俗儒在天下。非但無用。又害了人心。昔見一俗儒作詩賀人壽。過數日。其人將去糊窗壁。此儒喫惱吾曰。也只好糊窗子。更好作何用。詩以理性情。文以載道義。又何咎焉。乃不去身心性情上理會。所以無用也。

胡敬齋曰。或問如何盡知得天下之賢。朱子曰。只消用一箇好人作相。自然推排出來。有一好人作臺諫。

不好人自住不得。

胡敬齋曰。兵刑皆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德政未孚。頑暴未化。只得著如此處置。故二者皆極其矜恤戒愼。

胡敬齋曰。古之聖王。心同天地。其生物之心。敵國皆知之。雖或誅暴禁亂。不得已而興師。彼之人民皆心服。誰肯與我爲敵。此是箇大兵法。人不識。只有孟子識得透。

胡敬齋曰。黃石公素書。始終只是一箇私。或曰。素書先說道德仁義禮如何謂之私。曰。道德仁義禮非私。石公以私見窺之。私意用之。故私。然所窺所用。非眞道德仁義禮也。

胡敬齋曰。人君不務學。便以禮樂制度爲瑣碎不足爲。而欲徑趨功利。殊不知天生聖人。代天以施教化。聖人制禮樂。代天以成教化。是天假手聖人。故天不言而萬物安。聖人假手於禮樂。故已不勞而教化行。

胡敬齋曰。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舜爲治手段。後世所當法也。然搜揚賢才而用之。則四門闢矣。得賢明忠直之士而寄以耳目。廣詢博訪。以求直言極諫。則四聰達、四目明矣。

胡敬齋曰。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周禮、泉府、買貨之滯於民者。欲有益於民也。王安石行市易法青苗錢。是欲益上損下也。故周公行益道。安石行損道。

羅整庵曰。作養人材。必由於學校。今學校之教。純用經術。亦云善矣。但以科舉取士。學者往往先詞藻而後身心。此人才之所以不如古也。若因今之學校。取程子教養選舉之法。推而行之。人才事業。遠追商

周之盛。宜有可冀。所謂堯舜之智急先務。其不在茲乎。其不在茲乎。

羅整庵曰。作人才。厚風俗。非復鄉舉里選之法不可。科舉取士。惟尙辭華。不復考其實行。其所得者。非無忠厚正直之士。任重致遠之才。然而頑鄙鄙薄、蕩無繩檢者。由之而進。亦不少也。官吏既多若人。風俗何由歸厚。治不古若。無足怪也。誠使鄉舉里選之法行。則人人皆務修飭。居家有善行。居鄉有令名。則居官必有善政。其於化民成俗。豈不端有可望者哉。

羅整庵曰。取士之法。宜有變通。士行修然後民德歸厚。治安之本。無切於此。

羅整庵曰。爲治者常患於乏才。才固未嘗乏也。顧求之未得其方爾。蓋必各舉所知。然後天下之才畢見於用。孔子告仲弓云。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此各舉所知之義也。今舉賢之路殊狹。未仕者既莫得而舉。已仕者自藩臬以至郡邑。以一道計之。其人亦不少矣。而其賢否。率取決於一二人之言。以此而欲求盡天下之才。其可得乎。非有以變而通之。乏才之歎。何能免也。

羅整庵曰。制度立然後可以阜俗而豐財。今天下財用日窘。風俗日敝。皆由制度隳廢而然也。故自衣服飲食宮室輿馬。以至於冠婚喪祭。必須貴賤有等。上下有別。則物無妄費而財可豐。人無妄取而俗可阜。此理之不易者也。然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是在朝廷而已矣。

羅整庵曰。井田勢不可復。限田勢未易行。天下之田。雖未能盡均。然亦當求所以處之之術。不然。養民之職。無時而舉矣。今自兩淮南北西極漢沔。大率土曠人稀。地有遺利。而江浙之民。恃爲蕃庶。往往無田

可耕。於此有以處之。其所濟亦不少矣。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學道愛人之君子。豈無念及於此者乎。然漢之晁錯。得行其策於塞下。宋之陳靖。不得行其說於京西。此則係乎上之人明與斷何如爾。羅整庵曰。唐府兵之法。最爲近古。范文正公嘗議欲興復。而爲衆說所持。道之興廢。信乎其有命也。愚於此頗嘗究心。竊以此法之行。灼然有利而無害。揆之人情事勢。亦無不可行之理。顧其脈絡之相聯屬者非一處。條目之相管攝者非一端。變通之宜。要當臨時裁酌。非一言所能盡也。然須推廣其制。通行於天下。使郡邑無處無備。緩急斯有所恃以無虞。其老弱無用坐食之兵。皆歸之農。自然國用日舒。民力日裕。此灼然之利。非簸弄筆舌之空談也。

廣近思錄卷之十

政事

張南軒曰。吏者、分天下之民而治焉。受天子之土而守焉。一日之間所爲酬酢事物者。亦不一端矣。幾微之所形。紀綱之所寓。常隱於所忽而壞於所因循。纖毫之不謹而萬緒之失其機。方寸之不存而千里之受其害。又況欲動而乘意佚而形隨。其所差繆何可勝計。可不畏哉。

張南軒曰。今之爲吏。其號爲能者。則或以察爲明。以刻爲公。以不卹爲能任。而其號爲賢者。則又或以姑息爲惠。以縱弛爲寬。以模稜爲善處。故其能適以賈怨貽毒。撄害邦本。而其賢反以流弊基患。及於後日。嗟乎。此豈眞所謂賢能也哉。

張南軒曰。國之所恃者人才耳。以當時晉室之勢。獨任一謝安。足以當符秦百萬之師。以予觀之。非特安方略之妙。抑其所存忠義純固。負荷國事。直欲與晉室同存亡。故能運用英豪。克成勳業。誠與才合故也。大抵立大事者。非誠與才合。不足以濟。

張南軒曰。觀稼穡之勤勞。而念民生之不易。其時之不可以奪。其力之不可以不裕。而又謹視其苗之肥瘠。時夫雨暘之節。以察吾政事之若否。幸而一稔。則又不敢以爲己之能。而益思勉其不可以怠者。閔閔然。皇皇然。無須臾而寧於心。其庶矣乎。

張南軒曰。兵政之本。在於仁義。其爲教根乎三綱。然至於法度紀律。機謀權變。其條不可紊。其端爲無窮。非素攷索。烏能極其用。一有所未極。則於酬酢之際。其失將有間不容髮者。可不畏哉。

張南軒曰。百姓甚易擾動。未論州郡所行。只如知縣妄行出一文字。鄉間擾害百姓。有不可勝言者。

張南軒曰。士大夫希世求合者。固不足問。苟雖有言而懷不自盡。皆徇情惜己。非爲臣之義也。

張南軒曰。小人大抵喜更作。務生事。其意欲乘時射利而已。寧爲國家生民計耶。

張南軒曰。天下事豈獨智力能辦。通都會邑。豈無可器使者。恐吾恃聰明以忽之。彼無以自見耳。

張南軒曰。爲吏者受天子之土與民。不幸遭變故。守死其職。亦理之所當然也。然方世之衰。彝倫蕩覆。節義頽廢。於是而有能特立其間。不爲之變者。其可貴豈特景星鳳凰比哉。

張南軒曰。所謂靜思與臨事有異。要當深於靜處下涵養之功。本立則臨事有力也。

張南軒曰。所謂事最忌激觸者。要當平心易氣。審處其理。期於中節而已。若欲遷就回互於所當然。而不免枉尋以求直尺。而曰吾所畏者激觸也。無乃終墮於姦邪之域。人欲愈肆而天理愈滅歟。

呂東萊曰。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也。嘗見前輩作州縣或獄官。每一公事難決者。必沈思靜慮。桑日忽然若有得者。則是非判矣。是道也。惟不苟者能之。

呂東萊曰。處事者不以聰明爲先。而以盡心爲急。不以集事爲急。而以方便爲上。

呂東萊曰。當官大要。直不犯禍。和不害義。在人消詳斟酌之爾。然求合於道理。本非私心專爲己也。

呂東萊曰。事有當死不死。其詬有甚於死者。後亦未必免死。當去不去。其禍有甚於去者。後亦未必得安。世人至此。多惑亂失常。皆不知義命輕重之分也。此理非平居熟講。臨事必不能自立。不可不預思。古之欲委質事人。其父兄日夜先以此教之矣。中材以下。豈臨事一朝一夕所能至哉。教之有素。其心安焉。所謂有所養也。

呂東萊曰。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愼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有之曰。忍事敵災星。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爲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嘗說。嘗得三斗醯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也。

呂東萊曰。居官臨事。外有齟齬。必內有窒礙。蓋內外相應。毫髮不差。只有反己兩字。更無別法也。

呂東萊曰。諫之道有三難焉。曰遠。曰疏。曰驟。遠則勢不接。疏則情不通。驟則理不究。其言之不行也固也。彼周設師氏之官。淵乎其用意之深乎。師氏之官。實居虎門之左。而詔王以嬾者也。其勢近。其情親。其言漸。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日加益而不知焉。周公之設官三百六十。官必掌一事。事必寓一意。而師氏獨列地官之屬。實周公致意之深者。想夫成周之隆。出入起居同歸於欽。發號施令同歸於臧者。師氏抑有助焉。昔周太史辛甲命百官箴王闕。而虞人之箴獨傳。繩意師氏之所獻。必反覆紬繹。辭順意篤。足以爲百代箴規之法。然求之於蠹書漆簡之中。雖斷章片辭。邈不可得。是可歎已。

呂東萊曰。自古合天下於一者。必以撥亂之志爲主。志之所嚮。可以排山嶽。倒江海。開金石。一念之烈。無能禦之者。

呂東萊曰。折肱之餘。飽於諳歷。惟培養本原。使忠愛之心益厚。則斟酌調劑。羊腸蟻封。閒蓋自有餘地也。

呂東萊曰。列子學射中矣。請於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也。夫人之作文既工矣。必知其所以工。處事既當矣。心知其所以當。爲政既善矣。必知其所以善。苟不知其所以然。則雖一時之偶中。安知他時之不失哉。

呂東萊曰。君子之動靜語默。雖毫釐間有未到處。要當反求其所以然。蓋事雖有巨細大小。爲本根之病則一也。

呂東萊曰。一行作吏。豈得盡如人意。惟耐事忍煩乃佳耳。

呂東萊曰。在我者果無徇外之心。其發必有力而不可禦。至於周旋調護。宛轉入細。政是意篤見明。於本分條理。略無虧欠。若有避就回互籠絡之心。乃是私意。彼此以私意相角。一口豈能勝衆舌乎。此毫釐之察。不可不精察也。

呂東萊曰。要當共講其遠者大者。使異日天下受其賜。至於目前事。正其綱領足矣。

呂東萊曰。處大事者必至公血誠相期。然後有濟。若不能察人之情而輕受事任。或雖知其非誠而將就

借以集事。到得結局。其弊不可勝言。所謂吾知國事而已。安得行吾私於其間哉。私本不當有。若云不行己是第二義。若又云以國事而不得行吾私。又是第三第四義也。

黃勉齋曰。天下之人物。潔廉忠信者。未必通於世務。通於世務者。未必潔廉忠信者也。徒潔廉忠信者而不通於世務。謂之賢可也。民有不被其害者乎。通於世務而潔廉忠信之不足。則所謂世務者。豈能盡出於公且正乎。

黃勉齋曰。奉朝廷之命。膺民社之寄。而四境之內。乃有倚恃豪俠。吞陷鄉民。使之哀號怨憤。無所赴愬。爲民父母。安忍坐視。儻或顧一身而不恤百姓。則上負朝廷。下負所學。

黃勉齋曰。學校養士。本是美意。爲郡守教官者。不知以道義訓誨諸生。但欲增添俸錢。增置學產。以取士子之虛譽。所謂教養之義安在哉。

黃勉齋曰。世間最緊要事甚不多。爲聖爲賢。爲堯舜爲湯武爲伊爲周。皆從此出。若捨卻這些子緊要處而論功業。便教做出漢高祖、唐太宗、蕭、曹、房、杜。亦何足道哉。若於此曉解世間利祿。眞是糞壤。世間事業。眞是太空一點浮翳也。何足把玩哉。

黃勉齋曰。臣子之義。亦豈不願趨事赴功。但事有本末。未易悉言。世之妄以功名自許也。皆欺君者也。

黃勉齋曰。當大任者。亦須伸縮自由。言聽計行。然後乃可爲。若謀之於外而制之於內。人之所見不周而事無十全之利。以吾之焦勞計慮。而或者乃安坐而指其小疵以議之。則決無可爲之理。齊威之於夷

吾句踐之於范蠡皆舉國以聽之而事業之就僅能如許則亦可鑒矣

黃勉齋曰漢世良吏往往以開渠灌田立名後世如召伯埭甘棠湖之類民到於今稱之使爲國者可以一切取必於天則何必若是之屑屑哉

黃勉齋曰守令之職不惟治獄訟理財賦正欲崇學校養人才使教化行而風俗媺

黃勉齋曰小民當豐穰之歲亦必父子竭作然後可以易一飽迨至凶荒雖有技藝已無所售安得有數倍之錢可以糴米則亦有相與枕藉而死耳夫事固有若老生常談而確然不可易者廣儲蓄是也然人皆知其不可易而不早爲者病在因循而已

黃勉齋曰夫民生不見禮義之及己而困於衣食之不足幸菑樂禍以圖逞其不平之憤則去爲盜賊而焚燒縣邑賊害良民者勢使然也知盜之所由興起於不悅學則弭盜安民之術舍學何以哉

黃勉齋曰食人之祿者當任其事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數十年來風俗日異謀身之意多於謀國爲私之心急於爲公上之人既不能明示好惡以力變之或反推波助瀾使人安之以爲當然所謂廉恥節義至是墜地矣國將何恃而能自立耶

黃勉齋曰今之爲政者不務卹民但求利己視其外則若汲汲於事功而誕謾欺罔使百姓怨入骨髓誠不忍爲也

黃勉齋曰天地萬物本吾同體痾癢疾痛皆切吾身痿痺不仁者不惟莫之卹而反禍之豪傑之士不爲

天子宰相操生殺之權。以除民之蠹而全其壽。則亦爲大醫士。左提箴砭。右秉藥餌。以去陰陽寒暑之爲民害者。

黃勉齋曰。仁人君子之遇事。如權衡然。蓋亦平其心而非有所輕重於其間也。然毫釐之際。有所未察。則亦容有不得其平者。

黃勉齋曰。政成事簡。百里蒙惠。亦非小事。均氣同體。在天地間。不忍之心。人所共有。得以行吾志。豈不樂哉。

黃勉齋曰。天下事惟求其是。若每事合理。俯仰無愧。人自心服。

黃勉齋曰。士大夫而知禮義。知廉恥。則必知君之當尊。民之當愛。祿之不可苟食。而職事之不可苟廢。

黃勉齋曰。自古諸賢。共事未有不相攻排者。亦足以見君子之不比不同也。但與人交處。亦且看是何等色目人。若是吾輩。則雖有小失。亦只得將順正救之。不必至於已甚。

黃勉齋勸農文曰。爾爲農耕種。窮困勤苦。孰知之。孰愈之。暑而烈日汗背。寒而嚴霜侵膚。雖炎熱不能避。縱胼手胝足。越陌度阡。縱冰凍不可逃。四民惟農最勤。獨耕甚苦。爾農之害。又不一而足。使爾父子輕於相棄。夫婦輕於相離。兄弟輕於相訟。轉徙飢餓。不安其生。可哀也哉。縣令既不能爲爾興利除害。其可無以勉爾乎。爾既不能不衣食而生天地之間。又不能不耕桑而爲衣食之計。則莫若勤。勤則不匱。爾之求衣食之路甚狹。爾之享衣食之奉甚難。則莫若儉。儉則易足。人之視爾甚弱而易陵。爾之敵人。

甚拙而難勝。則莫若忍。忍則寡爭。能佩斯言。庶可以苟安於斯世矣。

許魯齋曰。臣子執威權。未有無禍者。豈惟人事。在天道亦不許。夫月、陰魄也。借日爲光。與日相遠則光盛。猶臣遠於君。則聲名大。威權重。與日相近。則光微。愈近愈微。臣道陰。道理當如此。大臣在君側而擅權。此危道也。古人舉善薦賢。不敢自名。欲恩澤出於君也。刑人亦然。恩威豈可使出於己。使人知恩威出於己。是生多少怨敵。其危亡可立待也。故月星皆借日以爲光。及近日卻失其光。此理殊可玩索。

許魯齋曰。後世臣子諫於君。只說利害有如此。以利害相恐動。則利害不應時都不信了。只當言義理可與不可。當與不當。

許魯齋曰。每臨事且勿令人見喜。既令人見喜。必是偏於一處。隨後便有弊。蓋喜悅非久長之理。既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便是得中。

許魯齋曰。恐害己者必思所以害人也。豈知利人則未有不利於己者也。至於推勘公事。已得大情。適當其法。不旁求深入。是亦利人之一端也。彼俗吏不達此理。專以出罪爲心。謂之陰陽。予曰不然。履正奉公。嫉惡舉善。人臣之道也。有違於此。則惡者當害之而反利之。善者當利之而反害之。顯不能逃其刑責。幽不能欺於神明。顧陰德何有焉。

許魯齋曰。事有大小。時有久近。期小事於遠。則遷延虛曠而無功。期大事於近。則急迫倉皇而不達。

許魯齋曰。凡事物之際有兩件。有由自己的。有不由自己的。由自己的有義在。不由自己的有命在。歸於

義命而已。

許魯齋在中書。論列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若干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世祖命舉自代者。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泛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也。許魯齋曰。人要寬厚包容。卻要分限嚴。分限不嚴。則事不可立。人得而侮之矣。魏公素寬厚。及至朝廷事。懍然不可犯也。所以爲當世名臣。今日寬厚者易犯。威嚴者少容。於事業之際皆有病。

或說趨競。許魯齋曰。此上之人有以召之也。上之人喜於政柄在手。能進退人。沾沾自喜曰。我爲某成就此事。已得其名。人得其利。及天下人翕然趨之。卻無所措置。所以一人得進。百人生怨。此是造命之所。君主當專之。人或竊之。不詳莫大焉。作福作威。豈凡人所專者。景帝謂田蚡曰。卿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此凶道也。作福作威。凶害隨之。必不得已。在此地位。一切當歸之君主。如王者用刑賞。亦曰天討有罪。天命有德。猶歸之天。如何竊威福之柄爲己私乎。宜限以辟舉之法。不稱則罪舉主。以革趨競之弊。

薛敬軒曰。君父人之大倫。只當竭誠敬盡所以事之之道。其合與否。有所不卹也。苟慮其不合。枉道以求之。則所失者多矣。交朋友。事官長、皆然。

薛敬軒曰。相業自大學經學中來者深。自史學俗學中來者淺。要見古人之相業。伊傅之書宜熟讀。

薛敬軒曰。恭而不近於諛。和而不至於流。事上處衆之道。

薛敬軒曰。不欺君。不賣法。不虐民。此作官持己之三要。

薛敬軒曰。韓魏公、范文正公、諸公。皆一片忠誠爲國之心。故其事業顯著。而名譽孚動於天下後世之人。

薛敬軒曰。儒士固當禮接。或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辭、或假字畫、以謀進。一與之款洽。卽墮其術中。如房琯爲相。因一琴工黃庭蘭出入門下。依倚爲非。遂爲相業之玷。若此之類。能審察疏接。亦清心省事之一助。

薛敬軒曰。人己一也。浚人之脂膏以自肥。何其不仁如是哉。

薛敬軒曰。正以處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接物。寬以待下。敬以處事。此居官之七要也。

薛敬軒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必有所濟。蓋天下事莫非分所當爲。凡事苟可用力者。無不盡心其間。則民之受惠者多矣。

薛敬軒曰。作官一事不可苟。

薛敬軒曰。世有賣法以求賄者。此誠何心哉。天法所以治奸頑也。奸頑有犯。執法以治之。則良善者獲伸矣。若納賄而縱釋奸頑。則良善之冤抑。何自而伸哉。使良善之冤抑不伸。是不惟不能治奸頑。而又所以長奸頑也。處高位、戴顯名、秉三尺者。忍爲此態乎。

薛敬軒曰。清而有容。乃不自見其清。清而不容。是自有其清。而心反爲其所累矣。

薛敬軒曰。以己之廉。病人之貪。取怨之道也。

薛敬軒曰。爲政通下情爲急。

薛敬軒曰。以其能治不能。以其賢治不賢。設官之本意。不過如此。有假官威剝民以自奉者。果何心哉。

薛敬軒曰。立法之初。貴乎參酌事情。必輕重得宜可行而無弊者。則播告之。既立之後。謹守無失。信如四時。堅如金石。則民之所畏而不敢犯矣。或立法之初。不能參酌事情。輕重不倫。遽施於下。既而見其有不可行者。遂復廢格。則後有良法。人將視爲不信之具矣。令何自而行。禁何自而止乎。

薛敬軒曰。惟寬可以容人。惟厚可以載物。

薛敬軒曰。膽欲大。見義勇爲。心欲小。文理密察。智欲圓。應物無滯。行欲方。截然有執。

薛敬軒曰。凡事皆當推能讓功於人。不可有一毫自德自能之意。

薛敬軒曰。凡愼動當先愼其幾於心。次當愼言愼行愼作事。皆愼動也。

薛敬軒曰。作事謹其始。所以慮其終。所謂永終知敝是也。不能謹始慮終。乘快作事。後或難收拾。則必有憾矣。

薛敬軒曰。伊尹曰。接下思恭。豈惟人君當然哉。有官君子於臨衆處事之際。所當極其恭敬。而不可有一毫傲忽之心。不惟臨衆處事爲然。退食宴息之時。亦當致其嚴肅。而不可有頃刻褻慢之態。臨政持已。內外一於恭敬。則動靜無違。人欲消而天理明矣。

薛敬軒曰。盈成括小有才而不知君子之大道。適足以殺其身。蓋人知大道。則明於進退存亡吉凶消長之理。必不至於輕率逞才。妄爲以取禍也。

薛敬軒曰。李景讓母鄭氏曰。士不勤而祿。猶災其身。雖婦人之言。亦可以爲居官怠職者之戒。

薛敬軒曰。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爲人不能爲之事功。

薛敬軒曰。近看得處事有二法。知以別可否。義以決取舍。斯無過舉矣。

薛敬軒曰。事貴審處。古人謂天下甚事不因忙後錯了。眞名言也。

薛敬軒曰。處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

薛敬軒曰。人須有容乃大。古謂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掩瑕。有容之謂也。

薛敬軒曰。以誠感人者。人亦以誠應。以詐御人者。人亦以詐應。

薛敬軒曰。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笑不可輕假人。

薛敬軒曰。事未至先無一物在心。則事至應之不錯。若事未至。先有三端兩緒在心。則先自撓雜矣。應事安得不錯乎。

薛敬軒曰。張南軒無所爲而爲之之言。其義甚大。蓋無所爲而爲者。皆天理。有所爲而爲者。皆人欲。如日用閒大事小事。只道義合當如此做。做了心下平平如無事一般。便是無所爲而爲。若有一毫求知求利之意。雖做十分中理十分事業。總是人欲之私。與聖人之心絕不相似。

薛敬軒曰。唐郭子儀竭忠誠以事君。故君心無所疑。以厚德不露圭角處小人。故讒邪不能害。

薛敬軒曰。世之廉者有三。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尙名節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者。

見理明而不妄取。無所爲而然。上也。尙名節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則勉強而然。斯又其次也。

胡敬齋曰。天下縱有難處之事。若順理處之。不計較利害。則本心亦自泰然。若不以義理爲主。則遇難處之事越難處矣。

胡敬齋曰。只不愧屋漏。則是吾之職分已盡。若夫富貴貧賤禍福。皆當處之以義。不可累吾心也。

胡敬齋曰。智計之人。多不能保其身者。其智易窮也。何以易窮。以非天地間正理也。明哲保身是正理。非智計也。

胡敬齋曰。三代以下事業皆出於才智。有暗合道理處。是天資之美。

胡敬齋曰。泥古則闊於事情。徇俗則傷於苟簡。二者皆非天理時中。

胡敬齋曰。看盡天下事。只要不失其本心。心爲主。事爲客。以主待客則我不勞而事治。蓋處之各得其所也。程子曰。己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事。

胡敬齋曰。修己後、自能教人能治人。此合內外之道。

胡敬齋曰。處事應物。不可徇己偏好。須省察當爲與不當爲。當理與不當理。

胡敬齋曰。聖賢處事。每斷之以義。不顧利害。智謀之士。專計利害。不顧義理。然義理者人心之同。然聖賢制事以義。故人心自然歸仰。智謀之士。多失人心。以致禍害。

胡敬齋曰。事事推尋義理以處之。非惟事治。學益進。德益修。

胡敬齋曰。吉凶者。得失之象也。凡天下之事。得其理則吉。失其理則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然。雖否困蹇剝之時。苟處之有道。在我亦有吉亨之理。

胡敬齋曰。格君心者。須分邪正。明義利。辨王霸。使君心曉然知王道之當行。不安於霸功之小。庶可與之有爲。

胡敬齋曰。楊龜山言王荊公離內外。判心跡。使道常無用於天下。此最說出荊公學術偏處。

胡敬齋曰。宰相以不蔽賢不忌功爲賢。故曰其心休休焉。

胡敬齋曰。處小人不可一向疾惡之。須先以善養之。養之不格。然後從而處置之。

羅整庵曰。世道升降。繫於人不繫於天。誠使吾人顧惜廉恥之心。勝於營求富貴之念。三代之盛。未有不可復者。

羅整庵曰。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是五十者鮮不衣帛。七十者鮮不食肉也。今之槁項黃馘。舉歲得一布袍。朝夕得一盂蔬食。苟延殘喘。爲幸已多。何衣帛食肉之敢望耶。少壯之民。窘於衣食者常八九。飢寒困苦之狀。殆不可勝述。中間一二歲計租給。或稍有贏餘。貪官汙吏又從而侵削之。受役公門。不過一再。而衣食之資。有不蕩然者鮮矣。此皆有目者之所共見。誠可哀也。仁人君子。能不思所以拯之之策耶。

羅整庵曰處事所謂無意者無私意爾自日用應酬之常以至彌綸參贊之大凡其設施運用斟酌裁制莫非意也云胡可無惟一切循其理之當然而已無預焉斯則所謂無意也已

羅整庵曰忠告善道非惟友道當然人臣之進言於君其道亦無以易此故矯激二字所宜深戒夫矯則非忠激則未善欲求感格難矣然激出於忠誠猶可如或出於計數雖幸而有濟其如勿欺之戒何哉

羅整庵曰嘗自一邑觀之爲政者苟非其人民輒生慢易之心雖嚴刑峻法無益也一旦得賢者而臨之民心卽翕然歸向其賢不肖亦不必久而後信但一嚬笑一舉措之間民固已窺而得之風聲之流不疾而速其向背之情自有不約而同者乃感應之常理也故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大臣之業一正君而國定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斯可以爲政矣政與德無二道也

羅整庵曰凡事皆有漸其漸方萌是卽所謂幾也易曰知幾其神乎

廣近思錄卷之十一

教學

張南軒曰師道之不可不立也久矣良才美質何世無之而後世之人才所以不古如者以夫師道之不立故也凡所謂士者固日以孔孟爲宗然而莫知所以自進於孔孟之門牆則亦沒世窮年倀倀然如旅人而已幸而有先覺者出得其傳於千載之下私淑諸人使學者知夫儒學之眞求之有道進之有序以免於異端之歸去孔孟之世雖遠而與親炙之者固亦何以相異獨非幸哉

張南軒曰學者博觀載籍尙論古人攷迹而有以觀其用察言而有以求其心則其相去久遠雖越宇宙猶恨其不得身親而炙之而況接吾耳目近出鄉黨而其模範典刑足以師表後學者哉

張南軒曰某邇來思慮只覺向來所講之偏惕然內懼不敢不勉蓋諸君子往往因有所見便自處高執之固後來精義更不可入故未免有病若二程先生其猶一氣之周流乎何其理之該而不偏辭之平而有味也

張南軒曰後生顧豈當議前輩然講學不可不精於決擇雖毫髮亦不容放過

呂東萊曰學者氣質各有利鈍工夫各有淺深要是不可限以一律政須隨根性識時節箴之中其病發之當其可乃善固有恐其無所向望而先示以蹊徑者亦有必待其憤悱而後啓之者全在斟酌也

呂東萊曰。竊嘗思時事所以艱難。風俗所以澆薄。推其病源。皆由講學不明之故。若使講學者多。其達也自上而下。爲勢固易。雖不幸皆窮。然善類既多。氣焰必大。亦可薰蒸上騰而有轉移之理矣。

呂東萊曰。後世以文士名者。一觴一詠。互相標榜。傲誕縱弛。至自以不護細行自居。嗚呼。文與行果兩物。而文之所以爲文。既於是歟。記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學者盍深繹之。

呂東萊曰。士生於三代之後。所見未必皆正人也。所聞未必皆正言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其爲善難矣哉。處此者有道。善者以爲法。不善者以爲戒。善者以爲法。是見其善而從其善也。不善者以爲戒。是因其不善而知其善也。在人者雖有善不善之殊。在我者一歸於善而已矣。如此則所遇之人。無非碩師。所聽之言。無非法語。何入而不自得哉。

呂東萊曰。教小兒當以正。不可便使之情竇日開。

呂東萊曰。科舉之習。於成己成物誠無益。但往在金華。兀然獨學。無與講論切磋者。閭巷士子。捨舉業則望風自絕。彼此無緣相接。故開舉業一路以致其來。卻就其閒擇質美者告語之。近亦多向此者矣。

呂東萊曰。世衰道微。正欠人擔荷此事。幸而有之。惟願其進德修業。日新又新。使學者有所矜式而已。

呂東萊曰。子弟有不率教。當如何。曰。只當反求諸己。直是如此。始是教之之道。

呂東萊曰。孟子教人。最於初學爲切。如第一章說利字。自古至今。其病在此。

黃勉齋曰。古者教人。八歲入小學。教之以六藝。十有五歲而後大學之教行焉。夫必先之以小學。而習之

以七年者。蓋其切於日用之實。不若是無以博其識養其心而爲進德之基。其鶩高者既忽之而不習。徇卑者又與大學而併廢之。不惟不習而反笑人之習。則其不如古也宜哉。

黃勉齋曰。周程夫子出繼斯道不傳之緒。二三大儒。又從而相與推明之。於是古先聖賢教人爲學之道。至是而復明。然講明之精。記問之博而不能反躬實踐者。既不足以造夫道。脫略章句。馳心高妙。以爲聖人之道。不假學問。可以一蹴而入者。又未免於空虛無據之失。

黃勉齋曰。日來講學。想日有新功。朱先生集前修之大成。設教垂世。其大綱無以復加矣。顧學者之爲學。則亦須隨其氣質。察其所偏。與其所未至。擇其最切者而用吾力焉。譬如用藥。古人方書。亦言其大法耳。而病證多端。則亦須對證而謹擇之也。

黃勉齋曰。朱先生一生辛苦。盡取洙泗濂洛之學。爲之解剝而發明之。如日月之經天也。學者志氣卑狹。守章句者、不知存養之爲切。談存養者、不知玩索之不可緩。各守一偏。於先生之道卒無得焉。甚哉大義之將乖。微言之將絕也。

黃勉齋與鄭成叔曰。應舉工夫。不可不勉。得失窮通。則勿以累其胸次爲佳。不然。則與庸人何異哉。人家之興替。人命之亨否。固有定命也。鄉閭朋友漸知趨向者多。更賴成叔振拔激昂之。使師傳不廢。莫大之幸也。人生無幾。米鹽鎖碎。不足以涴吾靈臺也。

黃勉齋曰。自舉業爲士子錮疾。不惟義理全不明。而文字亦全無綱紀。補緝萎弱。亦無次序。如醉人說話。

滔滔皆是也。

黃勉齋與葉雲叟書曰。朱先生諸書宜勤讀。而所謂求放心者。尤宜篤於用工。人生萬善具足。只要在人持守。若只講說得不濟事也。吾友雖貧。可以麤足。不可太柔弱。反爲人所陵辱。常使在我有毅然不可犯之色。乃佳庚四哥。更望勤教誨之。三郎情性。比舊差勝。只是輕儇浮靡之習難除。做工夫不勤苦。好閒講度日。亦望與之切磋也。幹歲晚又匆祠。若得歸。便灑埽精舍。不復與世交矣。雲叟以隻身任仰事俯畜之責。誠不爲易。依本分教人子弟以活其家。此最爲上策。但亦須自治讀書爲文。令有教人之具。又須專心致志。以思所以教人之方。則書會庶可以長久也。家閒諸事麤遣諸子未免嚴治之。如此一二年。亦稍成人家。新歲書館有定所否。士人只有此科可入。外此皆是非義。

許魯齋曰。當其幼時。若不先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又其年長。若不進之於大學。則無以察夫義理。措諸事業。先之以小學者。所以立大學之基本。進之於大學者。所以收小學之成功也。三代盛時。賢才輩出。風俗醇厚。蓋由盡此道也。

許魯齋曰。小學之書。吾信之如神明。敬之如父母。

許魯齋曰。先賢言語皆格言。然亦有一時一事有爲而言者。故或不可爲後世法。或行之便生弊。惟聖人言語。萬世無弊。雖有爲而言。皆可通行而無弊。

許魯齋曰。聖人之道。至大且遠。而學者所得有深淺。

許魯齋曰。爲學之道。必須一言一句。自求己事。如六經語孟中。我所未能。當勉而行之。或我所行不合於六經語孟中。便須改之。

許魯齋曰。教人不止各因其材。又當隨其學之所至而漸進之。

許魯齋曰。教人使人。必先使有恥無恥。則無所不爲。既知此。又須養護其知恥之心。督責之使有所畏。榮耀之使有所慕。督責榮耀。皆其所以爲教也。到無所畏不知慕時。都行不將去。

許魯齋曰。讀魏晉唐以來諸人文字。其放曠不羈。誠可喜。身心即時便得快活。但須思慮究竟是如何。果能終身爲樂乎。果能不墮先業而澤及子孫乎。天地間人。各有職分。性分之所固有者。不可自泯也。職分之所當爲者。不可荒慢也。人而慢人之職。雖曰飽食煖衣。安樂終身。亦志士仁人之所不取也。故昔人謂之幸民。凡無檢束、無法度、豔麗不羈、諸文字。皆不可讀。大能移人性情。聖人以義理誨人。力挽之不能回。而此等語一見之入骨髓。使人情志不可收拾。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語有之。可不愼乎。

許魯齋曰。宋文章近理者多。然得實理者亦少。世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眞。宋文章多有之。讀者直須著眼目。

許魯齋曰。凡求益之道。在於能受盡言。或議論經旨有見不到。或撰文字有未工。以至凡在己者。或有未善。人能爲我盡言之。我則致恭盡禮。虛心而納之。果有可從。則終身服膺而不失。其或不可從。則退而自省也。

許魯齋曰。凡取友必須向正當切磋琢磨有益於己者。若乃邪僻卑汚。與夫柔佞不情相誘爲非者。愼勿近之。

許魯齋曰。優孟學孫叔敖。楚王以爲眞叔敖也。是寧可責以叔敖之事。文士與優孟何異。

許魯齋得伊川易傳。晦庵論孟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小學等書。讀之深有默契於中。聚學者謂之曰。昔所授受。殊孟浪也。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悉棄前日所學章句之習。從事於小學灑掃應對。以爲進學之基。不然則當求他師。衆皆曰唯。遂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

許魯齋平時病文籍之繁。嘗曰聖人復出。必大芟而治之。

許魯齋曰。聖人教人。只是兩字。從學而時習爲始。便只是說知與行兩字。不惑知命耳順。只是箇知字。只是精麤淺深之別耳。耳順是並無逆於心者。到此則何思何慮。不思而得也。從心不踰矩。則不勉而中。

許魯齋曰。聖人是因人心固有良知良能上扶接將去。他人心本有如此意思。愛親敬兄。藹然四端。隨感而見。聖人只是與發達推擴。就他原有的本領上進將去。不是將人心上元無的強去安排栽接。如雕蟲小技。以此學校廢壞。壞卻天下人才。

許魯齋曰。橫渠教人以禮。使學者有所據守。程氏教人窮理居敬。然橫渠之教人。亦使知禮之所以然乃可。禮豈可勿耶。制之於外以資其內。外面文理都有擺得是。一切整暇。心身安得不泰。然若無所見。如喫木扎相似。卻是爲禮所窘束。知與行二者當並進。

許魯齋曰。天理不可誣。聖言不可忽。非是聖人姑爲一等繩墨之語約束人。天命人心當然之理、不容已也。

或論古今文字。許魯齋曰。二程朱子不說作文。但說明德新民。明明德是學問中大節目。此處明得三綱五常九法。立君臣父子。井井有條。此文之大者。細而至於衣服飲食起居灑埽應對。亦皆當於文理。今將一世精力。專意於文。鋪敍轉換。極其工巧。則其於所當文者。闕漏多矣。今者能文之士。道堯舜周孔曾孟之言。如出諸其口。由之以責其實。則霄壤矣。使其無意於文。由聖人之言。求聖人之心。則其所得亦必有可觀者。

許魯齋曰。教之一字爲人倫生。如本末字爲木設。源流字爲水生。而後世皆通用之。教之一字亦猶是也。學者不知教之所自學之所以設。則差之豈千里之遠哉。

許魯齋每說書。章數不務多。惟懇款周折。若未甚領解。則引證設譬。必使通曉而後已。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大凡欲其踐行而不貴徒說也。

薛敬軒曰。聖賢立教。明白懇切。直欲天下萬世之人。皆入於聖賢之域。

薛敬軒曰。古者詩書禮樂。多就事上教人。而窮理亦就物上窮究。故所學精麤本末兼該而無弊。後世或論理太高。學者踐履未盡麤近。而議論已極精深。故未免有弊。

薛敬軒曰。聖人教人。皆略啓其端。使學者深思而自得之。如夫子所謂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孟子所謂引

而不發躍如也。程子曰。易傳只說得七八分。待人自去體究。朱子釋顏樂章曰。今亦不敢妄爲之說。如此之類甚多。聖賢之心。非不欲一言而使學者盡得其義。其實道體深妙。有非一言所能盡者。而言之輕。適足以使聽之者易。彼必不能深思而自得也。故必略啓其端。使彼深思而自得之。則守之固而不忘矣。後之人有於聖賢引而不發者。極論其底蘊。使學者一見之頃。卽謂吾已盡領其妙。而不復致思。其實不能眞得於心。而徒增口語之譁耳。以是知聖賢立教爲慮深遠而有益於學者甚大。

薛敬軒曰。觀孔門諸弟子之言。從容和叡。皆髣髴夫子之氣象。乃聖教涵煦而然也。

薛敬軒曰。看聖門教法。只是有序無序便差。聖人教人。只是文行忠信。未嘗極論高遠。

薛敬軒曰。聖人無行而不示人以至理。理卽作止語默之則也。人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故聖人無行而不示人者。皆天理流行之實也。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信。散而爲萬善。當於聖人作止語默閒。一一默識其何事是仁。何事是義。何事是禮、智、信。無不了然於心而無疑。庶可以知聖人所以爲聖矣。

薛敬軒曰。朱子曰。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蓋作與語是動。動卽太極之用。所以行也。止與默是靜。靜卽太極之體。所以立也。用之行。中與仁是也。體之立。正與義是也。作止語默。皆太極之道。所謂無非教也。

薛敬軒曰。聖人發無言之教以示學者。當求聖人之道於一身動靜應事接物之閒。不可專求聖人之道於言語文字之際也。

薛敬軒曰。聖人只教人求仁。蓋人之性雖有四。而仁無不統。能求仁而克盡己私。復還天理。則四者之性無不全。而天下之萬善。豈復有加於此哉。

薛敬軒曰。孔子教人。多就事上用功。鮮有指出本原者。至孟子則指出本原矣。

胡敬齋曰。孔門之教。只是求仁。而堯舜事業盡在此。

胡敬齋曰。忠信篤敬。則隨動隨靜。心自存。理自明。

胡敬齋曰。孔門之教。惟博文約禮二字。博文是讀書窮理事。不如此則無以明諸心。約禮是操持力行事。不如此則無以有諸己。

胡敬齋曰。孟子才高。在心性源頭處理會。曰存心養性。曰求放心擴充四端之類。其曰操、曰存、曰養、曰求、曰擴充。孟子工夫。便在此下手。非有孟子天資。便無可依據。故孔子只教人忠信篤敬。博文約禮。便有依據持循。而心性工夫亦無不盡矣。伊洛之教。實祖孔子。故主敬主一。齊莊嚴肅。整衣冠。齊容貌。格物窮理。益詳益盡。學者亦不患無依據下手處矣。

胡敬齋曰。程朱開聖學門庭。只主敬窮理。便教學者有入處。

胡敬齋曰。今人才氣高者。便入異端去。自小學之教不行。學者無基本。大學之教不行。無進步處。皆以虛靜存心。縣空求道。故有此病。古人存心之法。具於小學。入道之門。由於大學。

胡敬齋曰。昔在南康。何太守言當今秀才難教。某對曰。只有兩箇人教不得。他問是誰。曰。自暴自棄者。

胡敬齋曰。周子令程子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要求見仲尼顏子人欲淨盡天理渾然處。故有此樂。朱子恐人只去望空尋樂。不知天理之實。必流於異端。故又教以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欲罷不能而竭其才。今人不去此處做工夫。妄去自己身上尋樂。故猖狂不實。

胡敬齋曰。日用之間。無非此道之流行。近自灑埽應對事親接物之間。推而至於仁民愛物。無所用而不周。無所施而不利。特由教養無方。人自不察耳。

胡敬齋曰。古之學者。必以修身爲本。修身之道。必以窮理爲先。理明身修。則推之天下國家無不順治。今之學者。務必用功於此。虛心一意。絕去雜慮。而於聖賢之書。熟讀精思明辨。反之於身而力行之。又於日用之間。凡一事一物。必精察其理。一動一靜。必實踐其迹。則所學在我。而於酬應之際。以天下之理。處天下之事。必沛然矣。又何古人之不可學哉。

胡敬齋曰。今人只將聖賢之書。資口語作文章。與自己身心。全無干涉。

胡敬齋著白鹿洞續規六條。正趨向以立其志。主誠敬以存其心。博窮事理以盡致知之方。審察幾微以爲應事之要。克治力行以盡成己之道。推己及物以廣成物之功。

羅整庵曰。論語首篇。首以學爲言。然未嘗明言所學者何事。蓋當時門弟子皆已知所從事。不待言也。但要加時習之功爾。自今觀之。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夫子之所以教。非學者之所學乎。是知學文修行。皆要時時習之。而忠信其本。尤不可須臾失焉者也。註所謂效先覺之所爲。亦不出四者之外。若如陸象

山之說。只一箇求放心便了。然則聖門之學。與釋氏有何異乎

羅整庵曰。自宋室南遷。朱張二三大儒。相與講明理學以爲天下倡。近本周程之緒論。上以接乎堯舜精一執中之傳。四方聞風而興者。實繁有徒。而書院之建。亦由此日盛。然而因人以立門戶也。易由已以躋堂奧也難。是非道之難明。善學者之難得爾。蓋或以利祿分其志。或以言語文字膠其見。或以虛無寂滅之說亂其眞。競枝葉而遺本根。尙空談而略事實。皆未必其有以自得其於聖人經世之大用。又安得而輕議也。然則吾儒之學。求之其可以不一講之其可以不精哉。

羅整庵曰。天下之民有四。士其一焉。士亦民耳。而獨貴於農工商者。命於天者厚。修諸己者備也。天之生此民也。降衷惟均。然而往往擢孤秀於羣庸。寓獨靈於衆塞。故其知覺特異。器能亦殊。而所業者有以極天下之精。所任者有以極天下之大。

羅整庵曰。庠序之士。日呻其佔畢。至於飽經飫史。著爲文字。麤有條理可觀。輒悻悻自負。以謂其學已至。而孰知其未能無愧於聖賢之學邪。蓋吾嘗試求之。姑未論其遠且大者。其孝悌忠信。見稱於宗族鄉黨。要亦未可多得。至其所行與其所學常背而馳者。則不幸屢有見焉。其記誦雖多。詞藻雖麗。而根本固爾然矣。見之於用。果能有益天下國家也邪。

羅整庵曰。舜命契曰。敬敷五教在寬。此萬世爲教者之則也。穆王之命君牙。則曰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此萬世爲教者之本也。身之克正。敷教之克敬且寬焉。而人不相與化服以歸於中正而成其可用之材

者。未之有也。然舜之所謂寬。本欲因其人之材質所宜。不強其所未及。而優游以俟其化。蓋不舍乎規矩。自從容於規矩之中。豈如今之所謂寬者。弛衛縱勒。任其放逸自恣。遂至於爲所不爲也哉。

廣近思錄卷之十二

戒警

張南軒曰義利交戰卒爲利所奪君子小人相好卒爲小人所汨蓋亦理勢之必然

張南軒曰常人之情往往忽於小而暗於大銳於始而怠於終睹其著而不原於微望於人者常深而約於己者常不盡

張南軒曰孟子謂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士之處憂患也日兢兢焉蹈難而履危有所忍而不敢肆生云者言其良心苗裔之發是固生道也若夫由乎安樂之中而不知省察狃於安則怠流於樂則肆怠且肆則放僻邪侈所由起其苗裔濯濯而本心淪喪矣

張南軒與朱子書曰人心易偏氣習難化君子多因好事上不覺乘快偏了若曰偏則均爲偏耳又慮元晦學行爲人所尊敬眼前多出己下平時只是箴規他人見他人不是覺己是處多他人亦憚元晦辨論之勁排闢之嚴縱有所疑不敢以請深恐諛言多而拂論少萬一有於所偏處不加省察則異日流弊恐不可免念世間相知孰踰於元晦切磋之義其敢後於他人

呂東萊曰日用閒若不自加提策則怠惰之心生矣怠惰之心生不止於悠悠無所成而放僻邪侈隨至矣

呂東萊曰。今既應物涉事。步步皆是體驗處。若知其難而悉力反求。則日益精明。若畏其難而日益偸惰。則向來意思。悉冰銷瓦解矣。習俗中易得汨沒。須常以法語格言。時時洗滌。然此猶是暫時排遣。要須實下存養克治體察工夫。眞知所止。乃有可據依自進。進不能已也。

呂東萊曰。豪俊輕俠。憑陵玩侮。以儒爲戲。而眞儒碩學。與蒙其恥。淳于髡之徒。至譏評子思以病孟軻久矣。儒者之不見信於世也。如漢高帝宣帝。世所謂英主。槩以儒者爲無益於治亂之數。閒登用一二以備故事。貌敬而心不隨。特以爲朝廷之羽儀。太平之盛觀而已。上以名求之。下以名應之。其不見儒者之效也宜。

呂東萊曰。學者不可起長歎之聲。此意思最易得斷續。某與公相聚許時。何嘗有此。

呂東萊曰。人情物態。向背離合。古今所同。惟覬函蒙包納。不見畦畛。以潛消彼此異同之端。衆正之福也。

呂東萊曰。前輩言論風旨日遠。記錄雜說。後出者往往失眞。恐此亦不得不爲之整頓也。

呂東萊曰。從前病痛。良以嗜欲麤薄。故卻欠克治經歷之功。思慮稍少。故卻欠操存激定之力。積蓄未厚而發用太遽。涵泳不足而談說有餘。

呂東萊曰。近時論議者。非頹惰卽盪浪。名實先後。具舉不偏。殆難乎其人。此有識者之所深憂也

呂東萊曰。羣陰崢嶸。陽氣斷續。理自應爾。然以反己之義論之。則當修省進步處甚多。未可專咎彼也。

呂東萊曰。根本不實者所宜深察。往時固有得前輩警欬言語以藉口。而行則不掩焉。媚嫉學問者。往往

指摘此輩。以姍侮吾道。紹興之初是也。雖有教無類。然聖門固自有可語上不可語上之辨。況今日此道單微。排毀者舉目皆是。恐尤須謹嚴也。

呂東萊曰。某自遭變故。窮苦危迫。麤有困而反則意思。頗知前此汗漫之非。

呂東萊曰。諸俗以自便。有此病痛者。滔滔皆是。談空以爲高。眼前卻不多見。蓋異教棨黠者皆盡而士人多墮在苟且委靡。鮮有能自開戶牖者。今所患者吾道之未明。而異端則非向時之熾然也。

呂東萊曰。要須公平觀理而撤戶牖之小。嚴敬持身而戒防範之踰。周密而非發於避就。精察而不安於小成。凡此病痛。皆吾儕彼此所素共檢點者耳。義理無窮。才智有限。非全放下。終難湊泊。然放下政自非易事也。

呂東萊曰。喜事則方寸不凝定。故擇義不精。衞生不謹。

黃勉齋曰。火陽剛故趨上。然人憚而避之。水陰柔故就下。然人狎而玩之。人性亦然。將趨上乎。抑就下乎。將爲人所憚乎。抑爲人所狎乎。將趨上則不必求人之狎。至於爲人所狎。則不可不思吾之所處也。然則趨上者當自安。趨下者當自省也。

黃勉齋曰。世之學者。事口耳。飾容貌。若可觀矣。而實行不若市人。其謹畏自將者。僅足寡過。而貧富窮通榮辱死生之變。鮮不悖謬喪其守者。則區區細行亦何足道哉。況於不學者哉。

黃勉齋曰。富貴之毒人也甚於鴆。惟其嗜之美也。而其毒愈深。蜘蛆甘帶。鴟鴞嗜鼠。彼豈知爲臭腐哉。

黃勉齋曰。舉世滔滔。病在於以古人行事。非今人所可爲。遂甘心沒溺。但欲合今人而遂己。至於苟賤無恥而得富貴。則揚揚自得。以爲其說之勝。百年之間。醉生夢死。計其所得。亦復幾何。回視古人行事。非難爲也。因言以求其心。即事以求其迹。充積涵養。弊而後已。則亦何事之不可爲哉。

黃勉齋曰。人心蠹壞。至此極矣。如三十年痼疾。非一二服平胃散所能療。孟子將作乞兒斥罵。以樂正子之賢。尚有餔啜之譏。則其他可知。義利上須是先見得分明。方不至拖泥帶水也。

黃勉齋曰。陳太丘送張讓父之喪。人以爲善類賴以全活者甚衆。前輩亦以爲太丘道廣。嘗竊疑之。如此則枉尺直尋而可爲歟。士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有義有命。豈宜以此爲法。天地如此其廣。古今如此其遠。人物如此其衆。便使東漢善類。盡爲宦官所殺。世亦曷嘗無善類哉。若使是丈夫。又豈畏宦官之禍。而藉太丘如此之屈辱以全其身哉。吾人於此等處。直須見得分明。不然。未有不墮阬落塹者也。

黃勉齋曰。小人爲非固可惡。吾人以善類自名。而胸中全是利害者尤可惡。所以使吾道爲世所鄙薄者。皆斯人爲之也。

黃勉齋曰。義理不明。人心不正。舉世滔滔。聚一大團私意於天地間。如濃膠厚漆。牢不可解。吾輩且戮吁太息於其間。亦愚矣哉。

黃勉齋曰。貧賤憂戚。是人之所惡也。聖賢之論。乃獨以是爲進德之地何哉。恐懼脩省。常生於憂患。驕奢淫佚。必起於晏安。當羈窮困踣之餘。其操心危。其慮患深。其刻厲奮發以進於善。有不期而然者矣。

黃勉齋曰。世之苟賤無恥行若狗彘者。人皆置而不論。至若名在僞學之籍。則一舉足必議其短。此古之道學者所以戰戰兢兢。如臨深履薄。至死而後知免也。

黃勉齋曰。死生旦晝之常也。古之人夭壽不貳。而修身以俟之耳。曷嘗置喜戚於其間哉。鄙夫庸人。生既無益於世。而徘徊顧戀。猶冀其久存。蓋其識見既陋。而貪鄙之習。沈痼而不能以自脫也。

黃勉齋曰。鄉閭風氣淺薄。不賢者不足道。賢者往往量狹而氣輕。量狹則易足。氣輕則不能任重。人莫不知聖賢之可慕。道德之可貴。曷嘗有一人終日歉然常有不足之意。慨然嘗有必至之念。因循歲月。給其身爲常人者。狹故也。小才小慧。殊不足道。稍足以異於流俗。便沾沾自喜。識者視之。政可一笑。只此意思。隔了多少好事。此無他。輕故也。

黃勉齋與葉雲叟曰。暇日千萬莫廢讀書。士人惟此可以立身。不須管閒事。議論人物。徒生悔吝。不若閉門自修之爲妙也。

黃勉齋曰。今人只見攜書走四方。得錢差易。故往往舍館地而事干謁。不知此與乞人何異。豈有士人而甘爲乞人之所爲乎。

黃勉齋曰。榦少不自量。好從當世名勝游。既冠而執經於晦庵先生。荷其一見。便有相教誨之意。未數年而授之以室。又數年而授之以官。又數年而爲之築室廬。相約終老相從之計。其囑託之意。則曰微言易墜。汝其保之。今先師之亡十有六年矣。榦奔走仕途。束遺書於高閣。手未嘗披。目未嘗睹也。每一念

之。如負芒刺。無面目以見朋友。死亦何以見先師於地下耶。勉強從事。固足以恤孤窮活孳累。然一行試吏。百事俱廢。又於心實有所不安也。

許魯齋曰。人生所遇。或厚或薄。理有當然。故聖人教戒。正要於此益堅益壯。不可怯懦自安也。積學力行。始亨之端。

許魯齋曰。論君子者必以德。論小人者必以詐。以德度德。則君子之優劣見焉。以詐挾詐。則小人之勝負分焉。德也。詐也。雖有善惡之殊。然各就其中間論之。則未始不以深造者爲得也。爲君子者而不至於善之長。爲小人者而不至於姦之雄。則未見有以過人者。

許魯齋曰。不聽父命者則爲不孝。不聽君命者則爲不忠。其或不聽天命者獨無責耶。君父之命。或時可否之間。設教者猶曰勿逆勿怠。況乎天命大公至正。無有不善。何苦不受命乎。

問常人求進。務要在人之上。許魯齋曰。清者宜在上。濁者宜在下。豈不見水清在上。水濁在下。雖撓之不分清濁。不多時。必又清者在上濁者在下。更有易見者。天清在上。地濁在下。

許魯齋曰。前人謂得便宜事莫得再做。得便宜處不得再去。休說莫得再。只先一次已是錯了。世間豈有得便宜底理。汝既多取了他人底。便是欠下他底。隨後卻要還他。世間人都有合得底分限。爾如何多得他便宜。萬無此理。愚鄙之人。妄意尋便宜處做。是無義命也。又人道得便宜是落便宜。實是如此。所得便宜無幾。而於天理人心。欠闕不可勝道。天理也不容汝。人心也放汝不過。外面事不停當。反而求

之。此心歉然。於義理所欠多矣。如何得安。稍能自思自反者。此理不難見也。其反報甚速。大可畏也。可爲愛便宜者之戒。

許魯齋曰。天下事常是兩件相勝負。從古至今如此。大抵只是陰陽剛柔相勝。前人謂如兩人角力相抵。彼勝則此負。此勝則彼負。但勝者不能止於其分。必過其分然後止。負者必極甚然後復。各不得其分所以相報復。到今不已。

許魯齋曰。草木到秋。精氣展盡裏頭縮。故風霜亦搖落之。人精神耗散。故疾病侵之。到德行虧時。便患難及之。人若德行充實。雖遇禍患不害也。禍患自外來。中閒充實無侵患處。如何有害。孟子有浩然之氣。只是德行充實。裏頭縮一分。外面侵一分。福自內積。禍由外來。人當積實無虧欠。人有召禍之由。則凡物皆能爲祟。難防備。

許魯齋曰。或言有一兵衆辱其尉。尉欲怒。一老胥拒止之曰。是必有故。尉當自思。尉怒卽解。凡人無故爲人辱者。必我有可乘之隙也。我無釁也。人不敢易也。君子求諸己。

許魯齋曰。庸人之目。見利而不見害。見得而不見失。以縱情極欲爲益己。以存心養性爲桎梏。不喪德殞身而不已。惟君子爲能見微而知著。遏人欲於將萌。

許魯齋曰。責己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長己之惡。

許魯齋曰。稱人之善。宜就迹上言。議人之失。宜就心上言。蓋人之初心本自無惡。特以利欲驅之。故失正

理。其始甚微。其終至於不可救。仁人雖惡其去道之遠。然亦未嘗不愍其昏暗無知、誤至此極也。故議之必從始失之地言之。使其人聞之。足以自新而無怨。而吾之言亦自爲長厚切要之言。善迹既著。卽從而美之。不必更求隱微。主爲一定之論。在人聞之則樂於自勉。在我則爲有實驗而又無他日之弊也。

許魯齋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不虞無故而致譽也。無實而得譽可乎。大譽則大毀至。小譽則小毀至。必然之理也。惟聖賢得譽則無所可毀。大名之下難處。在聖賢則異於是。無難處者。無實而得名故難處。名、美器也。造物者忌多取。非忌多取。忌夫無實而得名者。

許魯齋曰。巧言令色。人欲勝。天理滅矣。人但當修身自理。不問與他合與不合。果能自修。天下人皆能合。若只以巧言令色求合。則其所合者可知矣。

許魯齋曰。人謀孔臧。亦可以保天命。人能攝生。亦可以保神氣。自暴自棄而有凶禍。皆自取之也。

許魯齋曰。尊貴榮顯。固人之所愛。然鶴之乘軒。隼之乘墉。反足以賈禍而召怨。曾不若安守貧苦之爲愈也。

薛敬軒曰。嘗默念爲此七尺之軀。費卻聖賢多少言語。於此而不能修其身。可謂自賊之甚矣。

薛敬軒曰。因讀朱文公與子受之書。念之念之。夙夜無忝所生之言。不勝感發興起。中心惻然。必欲不爲一事之惡以忝先人。

薛敬軒曰。人心有一息之怠。便與天地之化不相似。

薛敬軒曰。吾於所爲之失。雖卽知而改之。然不免再萌於心。因謂有不善未嘗不知。易知之未嘗復行難。

薛敬軒曰。聖賢之言如法律條貫。循之則安。悖之則危。其有不然者。幸不幸耳。

薛敬軒曰。習於見聞之久。則雖事之非者。亦莫覺其非矣。

薛敬軒曰。欲事之合理誠難。但細微一一能謹。或少過舉矣。

薛敬軒曰。人能於言動事爲之間不敢輕忽。而事事處置合宜。則浩然之氣自生。

薛敬軒曰。挺特剛介之志常存。則有以起偸惰而勝人欲。一有頹靡不立之志。則甘爲小人。流於卑汙之中而不能振拔矣。

薛敬軒曰。錦衣玉食。古人謂惟辟可以有此。以其功在天下而分所當然也。世有一介之士。得志一時。卽侈用無節。宜其顚覆之無日。

薛敬軒曰。程子曰。吾以徇欲傷生爲深恥。學者體此則可以保身矣。

薛敬軒曰。斯須照管不至。則外好有潛句竊引之私。不可不察。人欲如寇敵。專以窺吾之虛實。斯須防閑不密。則彼乘間而入矣。

薛敬軒曰。敬以持己。謙以接人。可以寡過矣。

薛敬軒曰。人未己知。不可急求其知。人未己合。不可急與之合。

薛敬軒曰。星命家最誤人。君子得吉卜。固若常事。而不廢其修省之功。小人得吉卜。則曰吾命素定矣。雖爲不義之事。可無傷也。恃此敗者多矣。

胡敬齋曰。人有過貴於能悔。悔而不改。徒悔而已。於己何益。改過最難。須著實做得。操存省察工夫。使吾身心謹密。放僻之心不生。則大本堅固。過失隨覺而不行也。若欲防患於豫。須以敬爲主。不使須臾慢忽。又觀書求義。浸灌此心悅懌。使過失不萌更妙。

胡敬齋曰。人之大病有三。一曰麤惡。二曰輕浮。三曰昏弱。

胡敬齋曰。志不可放倒。身不可放弱。程子曰。懈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朱子曰。才悠悠便是志不立。

胡敬齋曰。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以至貴賤賢愚。皆有一定之分。乃天理之當然。故曰天敍天秩。有一毫不盡處。便是不曾盡得天分。有一毫背戾處。便是逆天。至於死生亦天分也。不安於死者。亦是不安天分。故曰沒吾寧也。當貧賤亦天分也。故曰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胡敬齋曰。人之所以爲人者理也。苟不存得此理。只營營於利以養血肉之軀。豈不愚哉。

胡敬齋曰。雖昏亂之世。公論猶存。此見人性之善處。此見秉彝之不可泯處。

胡敬齋曰。人之昏困是氣也。持其志則昏自去。在敬。

羅整庵曰。夫子言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又言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喻於義斯上達矣。喻於利斯下達矣。上達則進於聖賢。下達則其違禽獸也不遠矣。有人於此。或以禽獸斥之。未有能甘心受之者。至於

義利之際。乃或不知所擇。果何說耶。舜命禹也。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禹豈面從後言者耶。益之告舜。則以違道從欲爲戒。禹則以慢游傲虐爲戒。皐陶則以叢脞爲戒。舜亦曷常有此數者之失耶。蓋其君臣相與至誠懇切。惟欲各盡其道。而無毫髮之歉。故常致謹於未然之防。讀書者能識虞廷交相儆戒之心。斯可以事君矣。

羅整庵曰。人莫貴於自反。可以進德。可以寡怨。可以利用安身。其說已備於孔曾思孟之書。但少見有能尊信者耳。若每每怨天尤人。而不知反求諸己。何但出門即有礙耶。

廣近思錄卷之十三

辨別異端

張南軒曰。天命之全體。流行無閒。貫乎古今。通乎萬物者也。衆人自昧之。而是理也何嘗有閒斷。聖人盡之而亦非有所增益也。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立則俱立。達則俱達。蓋公天下之理。非有我之得私。此仁之道所以爲大。而命之理所以爲微。若釋氏之見。則以爲萬法皆吾心所造。皆自吾心生者。是昧夫太極本然之全體。而返爲自利自私。天命不流通也。故其所謂心者。是亦人心而已。而非識道心者也。知言所謂自滅天命固爲己私。蓋謂是也。

張南軒曰。無欲者。無私欲也。無私欲則可欲之善著。故靜則虛。動則直。虛則天理之所存。直則其發見也。若異端之談無欲。則是披根拔本。泯棄彝倫。淪實理於虛空之地。此何翅霄壤之異哉。不可不察也。

張南軒曰。今日異端之害。烈於申韓。蓋其說有若高且美。故明敏之士樂從之。惟其近似而非。逐影而迷眞。憑虛而舍實。拔本披根。自謂直指人心。而初未嘗識心也。使其果識是心。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是乃人道之經。而本心之所存也。其忍斷棄之乎。

張南軒曰。經乃天下之常經。所謂堯舜之道也。經正則庶民曉然趨於正道。邪說不能入矣。但反經之妙乃在我之事。不可只如此說過也。自唐以來。名士如韓歐輩。攻異端者非不多。而卒不能屈之者。以諸

君子猶未能進夫反經之學也。如後周李唐及世宗。蓋亦嘗變其說矣。旋卽興復而愈盛者。以在上者未知反經之政故也。

張南軒曰。聖門實學。循循有序。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非若異端驚夸籠罩。自謂一超徑詣。而卒爲窮大而無所據也。近世一種學者之弊。渺茫臆度。更無講學之功。其意見只類異端一超徑詣之說。又出異端之下。非惟自誤。亦且誤人。不可不察也。五峯所謂此事是終身事。天地日月長久。斷之以勇猛精進。持之以漸漬薰陶。故能有常而日新。誠至言哉。

張南軒曰。近來士人雖亦有漸向裏者。然往往爲邪說引取。大抵是不肯於鈍遲處下工。要求快便。故差錯耳。蘄州之說。淺陋不足動人。自是伯諫天資低所致。若臨川其說方熾。此尤可慮者。吾曹惟當務勉其在己者。若立得無一毫滲漏。則自是孚信。有非口舌所能遽挽回也。

張南軒曰。王氏之說。皆出於私意之鑿。而其高談性命。特竊取釋氏之近似者而已。夫竊取釋老之似。而濟之以私意之鑿。故其橫流。蠹壞士心以亂國事。學者當講論明辨而不屑焉可也。

張南軒曰。所諭尙多駁雜。如云知無後先。此乃是釋氏之意。甚有病。知有淺深。致知在格物。格字煞有工夫。又云儻下學而不加上達之功。此尤甚謬。上達不可言加功。聖人教人以下學之事。下學功夫浸密。則所爲上達者愈深。非下學之外。又別爲上達之功也。致知力行。皆是下學。此其意味深遠無窮。非驚怪恍惚者比。學者且當務守。守非拘迫之謂。不走作也。守得定則天理浸明。若強欲驟開拓。則將窮大

而失其居。無地以崇德矣。惟收拾豪氣。毋忽卑近。深厚縝密。以進窮理居敬之功。則所望也。

問、爲佛學者言人當存此心。令日用之間。眼前常見光燦燦地。此與吾學所謂操則存者有異同否。南軒曰。佛學所謂與吾學之云存字雖同。其所爲存者。固有公私之異。吾學操則存者。收其放而已。收其放則公理存。故於所當思而未嘗不思也。所當爲而未嘗不爲也。莫非心之所存故也。佛學所謂存心者。則欲其無所爲而已矣。故於所當有而不之有也。於所當思而不之思也。獨憑藉其無所爲者以爲宗。日用間將做作用。其云令日用之間眼前常見光燦燦地。是弄此爲作用也。目前一切以爲幻妄。物則盡廢。自利自私。此其不知天故也。

張南軒曰。垂諭足見紬繹不輟。所謂一陰一陽之道。凡人所行。何嘗須臾離此。此則固然。然在學者未應如此說。要當知其所以不離也。此則正要用工夫主敬窮理是已。如飢食渴飲。晝作夜息。固是義。然學者要識其眞。孟子只去事親從兄上指示最的當。釋氏只爲認揚眉瞬目運水搬柴爲妙義。而不分天理人欲於毫釐之間。此不可不知也。

問、奔逸絕塵在乎思。張南軒曰。如此等語。皆涉乎浮夸不穩貼。夫思者沈潛縝密。優游涵泳。以深造自得者也。今而曰奔逸絕塵。則有臆度採取之意。無乃流入於異端一聞便悟一超直入之弊乎。非聖門思睿作聖之功也。推此類察之。

呂東萊曰。釋氏只管說空說悟。吾儒不道者。政把做尋常事看了。

呂東萊曰。世說載何次道學佛。阮思曠語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見推。阮曰。我圖數千戶郡尙不能得。卿乃圖作佛。不亦大乎。

呂東萊曰。邪說詖行。辭而闢之。誠今日任此道者之責。竊嘗謂異端之不息。由正學之不明。此盛彼衰。互相消長。莫若盡力於此。此道光明盛大。則彼之消鑠無日矣。

呂東萊曰。陸九齡子壽篤實孝友。兄弟皆有立。舊所學稍偏。近過此相聚纔日。亦甚有問道四方之意。每思學者所以徇於偏見。安於小成。皆是用工有不實。若實用工。則動靜語默。日用間自有去不得處。必悚然不敢安也。

黃勉齋曰。告子之言。其語審矣。但孟子攻之太峻。而語不及詳。故其指有未甚明者。請試論之。夫性者。人物所得乎天之理。仁義禮智之屬是也。生者。人物所得乎天之氣。有知覺而能運動者是也。性者。萬物之一原。有生之類。各得於天。固無少異。但所稟之氣。則或值其清濁美惡之不齊。故理之所賦。不能無開塞偏正之異。此人物之所以分也。然以氣而言。則所稟雖殊。而其所以爲知覺運動者。反無甚異。以理而言。則其本雖同。而人之有是四端。所以爲至靈至貴者。非庶物之可擬矣。告子之學。不足以知此。但見其蠢然之生。卽以爲性。而又謂凡得此者無有不同。則是不惟不知性。亦不知氣。不惟觀於外者亂於人獸之別。而其反於身者。亦昧於天理人欲之幾矣。

黃勉齋曰。後世楊墨之患息而佛老之說興。至於今且千有餘歲。棄天常。滅人類。習異端之教。非先王之

道。蓋不待其流之弊而與禽獸無異矣。學士大夫。不惟不能斥而遠之。而溺其禍福之說。尊其荒唐之教。甚者則文之以聖賢之言。以爲與吾道無異。學者從而信之。以自絕於聖人大中至正之道。其爲天下後世之害。豈淺淺哉。

黃勉齋曰。自佛老之說行於中國。且數千年深山長谷之民。信奉尤篤。至於死生大故之際。忘其焦腎乾肝之苦。而篤於梵唄膜拜之習。甚至舉其親之遺體。古人所以重衾複斂必誠必信者。而投之烈燄之中。曰。佛教然也。是豈不大可哀者耶。

許魯齋曰。後世法術功利與異端之教。賊天明。亂聖法。行之者殃及其身。於子孫福澤無有也。而怪誕之士。繼踵不絕。以欺世惑衆。如武帝。凡誅數人。而來者猶不止。可哀也。謬妄如此。而後世猶惑之。可哀也。士君子當以聖道爲心。有補於天地生靈斯可矣。不然。亦天地鬼神之所不與也。其受禍非不幸也。法術如申商。縱橫如儀秦。欺誕如方士。惑亂如異端。皆非所以爲學也。君子愼所學。

許魯齋曰。學仙長年一說。世所決無。決不可得。世間萬事有樣子可做。只此無樣子。古仙者不可見。長年者亦無有。看誰做樣子。今富貴者見有樣子。其所以取富貴者。又皆可學可做。做然終身盡智力有不可得。況徼倖無可做做者乎。

許魯齋曰。讀伊川恆卦註腳。二氏亦漸無著落。凡物興盛時。是下面人捧擁裏面人和睦相推尊故興。今彼下面漸無人尊信。裏面又自不相信不相推讓。此是衰謝氣象。易下卦屬內。凡物在下者皆屬內。每

興造功業者。皆由下起。由內順。此理皆然。韓文公原鬼。雖義理未當。亦見其不惑神怪。高出諸人遠甚。世豈有所謂仙人。武帝詔書自悔其狂悖可知也。人寄天地間。每有死生變較大故以爲異。要之亦常事也。一消一息。常理如此。不知命無以爲君子。

許魯齋曰。德性用事。物欲不行。能隨時變易以合於道。在楚漢時。便能爲子房伎倆。在孝文地位。自能塞心銷志。恭儉淵默。幾致刑措。老氏道德仁義皆失。然後放於禮。謂禮爲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又謂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孟子曰。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又謂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非老氏所見之智也。孟子開口便說仁義。蓋不可須臾離也。

許魯齋曰。老氏言道德仁義禮智。與吾儒全別。故其爲教大異。多隱伏退縮。不肯光明正大做將去。吾道大公至正。以天下公道大義行之。故其法度森然。明以示人。

薛敬軒曰。老子言道德而外仁義。果可謂之道德乎。韓子謂其去仁與義而言道德。亦可謂深知老子之失矣。

薛敬軒曰。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夫仁義卽大道也。大道旣廢。又豈有仁義乎。至分道德仁義禮爲五。皆理不明也。

薛敬軒曰。老氏雖翻騰道理。愚弄一世。奇詭萬變。不可摸擬。卒歸於自私。與釋氏同。

薛敬軒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皆竊春

夏之闕。而爲秋冬之闔。程子所謂老子竊弄闔闢者以此。

薛敬軒曰。道無往而不在。釋氏乃謂出家求道。則是在家無道。家外有道。而道爲有方所之物矣。其失可一笑而揮也。

薛敬軒曰。天者萬物之祖。生物而不生於物者。釋氏亦人耳。其四肢百骸。固亦天之所生也。豈有天所生者而能擅造化之柄耶。若如其說。則天不在天而在釋氏矣。

薛敬軒曰。萬物始終。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釋氏乃有輪迴之說。則萬物始終不在造化而在釋氏矣。

薛敬軒曰。金剛經只欲說形而上之道。以形而下者爲幻迹。此所以偏於空虛也。聖人則道器合言。所以皆實。

薛敬軒曰。釋子塵芥六合。然六合無窮。安得塵芥之。夢幻人世。然人世皆實理。安得夢幻之。

薛敬軒曰。荀子以人性爲惡。則是誣天下萬世之人皆爲惡也。其昧於理如是之甚。

薛敬軒曰。陳仲子無親戚君臣上下。其廉爲小節。釋氏滅天理人倫以潔其身。果何道哉。

薛敬軒曰。釋氏不問賢愚善惡。只順己者便是。

薛敬軒曰。聖人之心如天。物有違忤者。終無私怒也。釋氏極言其神妙無方。慈悲忍辱。至於一有毀謗其書不尊其教者。即報之以種種之罪。又何量之小而心之忮耶。

薛敬軒曰。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皆物也。而其人倫之理即性也。佛氏

之學有曰明心見性者彼既舉人倫而外之矣安在其能明心見性乎若果明心見性則必知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必不舉人倫而外之也今既如此則偏於空寂而不能眞知心性體用之全審矣程子謂其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不其信與

薛敬軒曰聖人雖澤及四海功被萬世而無一毫自滿之意釋氏動輒言其功德無量何耶

薛敬軒曰周程張朱眞儒也四子辨佛老之非至矣學者讀四子之書而乃匍匐佛老之奴隸是豈眞知四子而能讀書者哉

胡敬齋曰老氏既說無又說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混混沌沌其中有物則是所謂無者不能無矣釋氏既曰空又說有箇眞性在天地開不生不滅超脫輪迴則是所謂空者不能空矣此老釋之學所以顚倒錯謬說空說虛說無說有皆不可信若吾儒說有則眞有說無則眞無說實則眞實說虛則眞虛蓋其見道明白精切無許多邪遁之辭老氏指氣之虛者爲道釋氏指氣之靈者爲性故言多邪遁

胡敬齋曰儒者養得一箇道理釋老只養得一箇精神儒者養得一身之正氣故與天地無間釋老養得一身之私氣故逆天悖理

胡敬齋曰老氏雖背聖人之道未敢侮聖人莊子則侮聖人矣莊子雖侮聖人未敢侮天地釋氏則侮天地矣

胡敬齋曰聖賢一循乎天理故無繫累今山林隱士欲脫去塵俗世利以求無累異端欲屏去人事思慮

以求無累。山林隱士雖自遂一偏之高。不足以盡天下之理。然未至甚害理。其清高之風。猶足以激汙俗。異端則天理滅絕。顚倒尤甚。高士一變則爲異端矣。

胡敬齋曰。荀子只性惡一句。諸事壞了。是源頭已錯。末流無一是處。孟子言性善。在本原上見得是。故百事皆是。荀子在本原上見錯。故百事皆錯。

胡敬齋曰。世之愚者。莫愚於老佛。至愚之人也曉得箇天地父母妻子。也曉得有箇己身。今禪家以天地爲幻妄。己身爲幻身。離父母棄妻子。雖天地六合之大。也曉不得。故言一粒粟中藏世界。陳獻章又要塵微六合。豈非愚之甚乎。

胡敬齋曰。莊周所謂自然。非循乎理之自然。乃一切棄而不管。任其自然。所以曠蕩不法。禮樂政刑。皆無所用。反謂聖人不死。大盜不息。欲剖斗折衡。使民不爭。

胡敬齋曰。莠之亂苗。紫之亂朱。皆以其相似而難辨。與儒道相似。莫如禪學。此最害道者。後之學者。做存心工夫。不得其眞者。多流於禪。所謂高者入於空虛。蓋天資高邁者。多厭世事之汨亢。而樂於靜虛。又好奇妙而忽卑近。又力去做靜中工夫。掃除物欲。屏絕思慮。是在內裏先做空了。不覺流於禪學。只緣在小學四書近思錄不曾實體驗。而於窮理工夫不到。故如此。

胡敬齋曰。今人有遏去思慮。以爲心不放者。有常拘制看住心在這裏以爲存者。皆非聖賢存心之法。所以流於異學。聖賢只說戒謹恐懼則心自存。何嘗看住此心。不許他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何嘗遏

絕思慮以求不雜。主一只是常要整肅。非是尋得箇物事來照管不失。堯曰欽明。只欽則本心自明。不是要見得此心光明如一物在此。儒釋之分。正在此處。宜深察明辨也。

胡敬齋曰。釋氏之存心有二。一是習爲虛靜。絕滅思慮。使之無雜擾。一是常照住此心不令走。殊不知聖賢教人。自灑掃應對周旋禮樂孝悌恭敬。皆是存心之法。如九容九思。亦是存養之法。故心存理得而事治。釋氏之存心。適以壞其心之體。絕其心之用。其害莫大焉。

胡敬齋曰。天下古今。只著一箇利字害了天體。秀才讀著書。便要求中科。釋子誦著經。便要求一箇福。禪子坐著禪。便要求自己一箇快樂。那裏尙有天理。

胡敬齋曰。陸子靜天資高。力量大。用力甚切。但其見理過於高大。存心過於簡易。故入於禪。其自幼與伊川不合者。伊川收斂謹密。其言平實精確。象山必有淩虛駕空之意。故聞伊川之言。似有傷其心。其晚年身在此處。能知民間事。又豫知死期。則異學無疑。其門人楊簡以問答之間。忽省此心之淸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此非儒者之傳授。其行狀言。四時之變化。先生之變化也。天地之廣大。先生之廣大也。鬼神之不可測。先生之不可測也。亦過高之言矣。

胡敬齋曰。陳公甫云。靜中養出端倪。又云。藏而後發。是將此道理安排作弄。都不是順其自然。

胡敬齋曰。陳公甫言。才覺便覺我大而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盡。是物我有二理矣。

羅整庵曰。吾儒之闢佛氏有三。有眞知其說之非而痛闢之者。兩程子、張子、朱子、是也。有能深知其說而

常喜闢之者。篤信程張數子者也。有陰實尊用其說而陽闢之者。蓋用禪家訶佛罵祖之機者也。夫佛氏似是之非。固爲難辨。至於訶佛罵祖之機作。則其辨之也愈難。吁可畏哉。

羅整庵曰。今之道家。蓋源於古之巫祝。與老子殊不相干。老子誠亦異端。然其爲道。主於深根固蒂長生久視而已。道德五千言具在。於凡祈禳禁禱經咒符籙等事。初未有一言及之。而道家立教。乃推尊老子。置之三清之列。以爲其教之所從出。不亦妄乎。古者用巫祝以事神。建其官。正其名。辨其物。蓋誠有以通乎幽明之故。故專其職掌。俾常一其心志。以導迎二氣之和。其義精矣。去古既遠。精義浸失。而淫邪妖誕之說起。所謂經咒符籙。大抵皆秦漢閒方士所爲。其泯滅而不傳者計亦多矣。而終莫之能絕也。今之所傳。分明遠祖張道陵。近宗林靈素輩。雖其爲用。不出乎祈禳禁禱。然既已失其精義。則所以交神明者。率非其道。徒滋益人心之惑。而重爲世道之害爾。望其消災而致福。不亦遠乎。蓋老子之善成其私。固聖門所不取。道陵輩之譸張僞幻。又老子之所不屑爲也。欲攻老氏者。須分爲二端而各明辨其失。則吾之說爲有據而彼雖桀黠。亦無所措其辭矣。

羅整庵曰。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蓋虛靈知覺。心之妙也。精微純一。性之眞也。釋氏之學。大抵有見於心。無見於性。故其爲教。始則欲人盡離諸相。而求其所謂空。空卽虛也。既則欲其卽相卽空。而契其所謂覺。卽知覺也。覺性既得。則空相洞徹。神用無方。神卽靈也。凡釋氏之言性。窮其本末。要不出此三者。然此三者皆心之妙。而豈性之謂哉。

羅整庵曰。愚自受學以來。知有聖賢之訓而已。初不知所謂禪者何也。及官京師。偶逢一老僧。漫問何由成佛。渠亦漫舉禪語爲答云。佛在庭前柏樹子。既而得禪家證道歌一編。讀之如合符節。自以爲至奇至妙之理矣。後官南雍。則聖賢之書。未嘗一日去手。潛玩久之。漸覺就實。始知前所見者。乃此心虛靈之妙。而非性之理也。自此研磨體認。日復一日。積數十年。用心甚苦。年垂六十。始了然有見乎心性之眞。而確乎有以自信。朱陸之學。於是乎僅能辨之。良亦鈍矣。

羅整庵曰。有楊簡者。象山之高弟也。嘗發本心之問。遂於象山言下。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有詹阜民者。從遊象山。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象山目逆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也。蓋惟禪家有此機軸。試觀孔曾思孟之相授受。曾有一言似此否乎。其證佐之分明。脈路之端的。雖有善辨。不能爲之脫矣。

羅整庵曰。白沙詩教。開卷第一章。乃其病革時所作。以示湛甘泉者也。所舉經書。曾不過一二語。而遂及於禪家之杖喝何耶。殆熟處難忘也。所云莫杖莫喝。只是掀翻說。蓋一悟之後。則萬法皆空。有學無學。有覺無覺。其妙旨固如此。金針之譬。亦出佛氏以喻心法也。誰掇云者。殆以領悟者之鮮其人。而深屬意於甘泉耳。觀乎莫道金針不傳與。江門風月釣臺深之句。其意可見。註乃謂深明正學。以闢釋氏之非。豈其然乎。溥博淵泉而時出之。道理自然。語意亦自然。曰藏而後發。便有作弄之意。未可同年而語也。四端在我。無時無處而不發見。知皆擴而充之。卽是實地上工夫。今乃欲於靜中養出端倪。既一味

靜坐事物不交善端何由發見遏伏之久或者忽然有見不過虛靈之光景耳朝聞夕死之訓吾夫子所以示人當汲汲於謀道庶幾無負此生故程子申其義云聞道知所以爲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今顧以此言爲處老處病處死之道不幾於侮聖言乎道乃天地萬物公共之理非有我之所得私聖賢經書明若日星何嘗有以道爲吾爲我惟佛氏妄誕乃曰天上地下惟我獨尊今其詩有云無窮吾亦在又云玉臺形我我何形吾也我也註皆指爲道也是果安所本耶然則所謂纔覺便我大而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盡正是惟我獨尊之說姑自成一家可矣必欲強合於吾聖人之道難矣哉

羅整庵曰陽明答蕭惠曰所謂汝心卻是那能視聽言動的這箇便是性便是天理又答陸原靜書有云佛氏本來面目卽吾聖門所謂良知渠初未嘗諱禪爲其徒者必欲爲之諱之何也

羅整庵辨晚年定論云詳朱陸定論之編蓋以其早歲以前所見未眞爰及晚年始克有悟乃於其論學書摘此三十餘條其意皆主於向裏者以爲得於旣悟之餘而斷其爲定論斯其所擇宜亦精矣第不知所謂晚年者斷以何年爲定偶考得何叔京氏卒於淳熙乙未時朱子年方四十六爾後二年丁酉而論孟集註或問始成今有取於答何書者四通以爲晚年定論至於集註或問則以爲中年未定之說竊恐考之欠詳而立論之太果也又所取答黃直卿一書監本止云此是向來差誤別無定本二字今所編刻增此二字當別有據而序中又變定字爲舊字卻未詳本字同所指否朱有答呂東萊一書嘗及定本之說然非指集註或問也

羅整庵曰。湛甘泉嘗輯遵道錄一編。而自爲之序。云遵道者何。遵明道也。明道兄弟之學。孔孟之正脈也。夫旣曰兄弟矣。而所遵者獨明道何耶。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此明道之言也。物所受爲性。天所賦爲命。此伊川之言也。中庸則測於天命之謂性旁註云。命脈之命。雍語又加一語曰。命門之云。雍語又曰於穆不已。是天之命根。凡此爲遵明道耶。遵伊川耶。余不能無惑也。定性書有云。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雍語乃云天理只是吾心本體。豈可於事物上尋討。然則明道之言。其又何足遵耶。名爲遵道而實則相戾。不知後學將安所取信也。

廣近思錄卷之十四

總論聖賢

張南軒曰。王者所以建立邦本。垂裕無疆。以義故也。而霸者所以陷溺人心。貽毒後世。以利故也。孟子當戰國橫流之時。發揮天理。遏止人欲。深切著明。撥亂反正之大綱也。

張南軒曰。子房之心。非以功利也。始終爲韓。而漢之爵祿不足以羈縻之。

張南軒曰。漢之儒者。自叔孫通師弟子。固皆以利祿爲事。至於公孫丞相取相印封侯。學士皆歆慕之。其流如夏侯勝之剛果。猶有明經取青紫之言。況他人乎。蓋其習俗肯靡之陋。一至於此。

張南軒曰。賈誼英俊之才。若董仲舒則知學者也。治安之策。可謂通達當世之務。然未免乎有激發暴露之氣。其才則然也。天人之對。雖若緩而不切。然反復誦味。淵源純粹。蓋有餘意。以其自學問涵養中來也。

張南軒曰。名節之稱。起於衰世。昔之儒者。學問素充。其施於用。隨事著見。不斬於立節。而其節不可奪。不斬乎徇名。而其名隨之。在己初無一毫加意也。至於世衰道微。於陵遲委靡之中。而有能拔然自立者。則世以名節歸之。而士君子道學未至。則亦以此自負。吁亦小矣。然而名節之稱。雖起於衰世之中。實亦有賴乎此。使竝與是焉而俱亡。則亦無以爲國矣。

張南軒曰。李膺、杜密、陳蕃輩。卓然一時。其天資可謂剛特不羣矣。然惟其未知從事於聖門也。故所行雖正。立節雖嚴。未免發於意氣之所動。而非循乎義理之安。出於惡其聲之所感。而未盡夫惻隱之實處之有未盡。固其宜也。豈非於學有不足歟。

張南軒曰。陳太邱在諸君子之中。持心最平。蓋天資又加美焉耳。而其所處張讓之事。亦非中節。在當時隱迹自晦。豈無其方。何至送宦者之葬。此又爲矯失之過。以此免禍。君子亦不貴也。郭有道識高而量洪。才優而慮遠。足爲當時人物之領袖。然收斂之功。猶未之盡。要亦於學有欠也。黃叔度言論風旨。雖不盡見。然其氣象溫厚。圭角渾然。見之者有所感於心。其爲最高乎。使在聖門作成之。當居顏氏之科矣。

張南軒曰。方天下雲擾之初。諸葛武侯獨高臥。昭烈以帝室之胄。三顧其廬而後起從之。則夫出處之際。固已有大過人者。其治國立經陳紀而不爲近圖。其用兵正義明律而不以詭計。凡其所爲。悉本大公。曾無纖毫姑息之意。類皆非後世所可及。至讀其將沒自表之辭。則天下之物欲舉不足以動之。所養者深。則所發者大。理固然也。

張南軒曰。所貴乎權者。謂其委曲以行其正也。若狄仁傑是已。其始終之論。皆以母子天性爲言。拳拳然日以復廬陵王爲事。然其所以紓徐曲折而卒成其志者。則用功深矣。潛授五龍。夾日以飛。仁傑豈必功業於其身者哉。

張南軒曰。濂溪先生起於遠方。乃超然有所自得於其心。本乎易之太極。中庸之誠。以極乎天地萬物之變化。其教人、使之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推之於治。先王之禮樂刑政。可舉而行。如指諸掌。

張南軒曰。周先生之學。淵源精粹。實自得於其心。而其妙乃在太極一圖。窮二氣之所根。極萬化之行。而明主靜之爲本。以見聖人之所以立人極。而君子之所當修爲者。由秦漢以來。蓋未有臻於斯也。故其所養內充。闇然而日章。雖不得大施於時。而莅官所至。如春風和氣。隨時發見。被飾萬物。

張南軒曰。自秦漢以來。言治者汨於五伯功利之習。求道者淪於異端空虛之說。而於先王發政施仁之實。聖人天理人倫之教。莫克推尋而講明之。故言治若無預於學。而求道者反不涉於事。孔孟之書僅傳。而學者莫得其門而入。生民不克睹乎三代之盛。可勝歎哉。惟周先生崛起於千載之後。獨得微旨於殘編斷簡之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於是知人之爲至靈而性之爲至善。萬理有其宗。萬物循其則。舉而措之。則可見先王之所以爲治者。皆非私知之所出。孔孟之意。於以復明。

張南軒曰。道之不明久矣。自河南二程先生、始得其傳於千有餘載之下。今二先生之言雖行於世。然識其眞者或寡矣。夫二先生之言。凡以明孔孟之道而已。孔孟之道。其博厚高明。雖曰配二儀之無疆。然其端豈遠於人心而欲他求哉。人病不能推而充之耳。世之聞二先生之言而驚疑竊怪者。固不足道。而其間有慕高遠者。則又懾怳虛矜而不循其實。亦爲失其眞而已。竊考二先生所以教學者。不越於

居敬窮理二事。取其書反復觀之。則可以見。蓋居敬有力。則其所窮者益精。窮理寖明。則其所居者益有地。二者蓋互相發也。爲人之要。孰尙於此。學而不知其要。則泛濫而無功。二者言之雖近。而意味工夫無窮。其間曲折精微。惟能用力者當漸知之耳。升高自下。陟遐自邇。務本循序而進。久自有所至。不可先起求成之心。起求成之心。則有害於天理。孔子之所謂獲。孟子之所謂正者。政此病也。

張南軒曰。二程先生倡明道學。論仁義忠信之實。著天理時中之妙。述帝王治化之原。以續孟氏千載不傳之道。其所以自得者。雖非師友可傳。而論其發端。實自濂溪先生。

張南軒曰。龜山師事河南二程先生。得中庸鳶飛魚躍之傳於言意之表。踐履純固。卓然爲一世儒宗。

張南軒曰。東南之士。受業於二程之門。見推高弟。有三人焉。曰上蔡謝公。龜山楊公。而定夫游公。其一也。

伊川先生嘗稱其德器睟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而楊公亦謂公心傳自到誠於中形於外。儀容辭令。粲然有文。望而知其爲成德君子也。

張南軒曰。胡康侯公雖不及河南之門。然與游公及謝楊二君子游。而講於其說。自得之奧。在於春秋。被遇明時。執經入侍。正大之論。竦動當世。所以扶三綱。明大義。抑邪說。正人心。亦可謂有功於斯文矣。

張南軒曰。五峯先生自早歲服膺文定公之教。至於沒齒。惟其進德之日新。故其發見於辭氣議論之間者。亦月異而歲不同。

張南軒曰。了翁忠義剛大之氣。高出一世。及觀此帖。處事精密。不忽於細微。益知前輩工夫。非苟然也。

張南軒曰。伯恭愛弊精神於閒文字中。徒自損何益。如編文海。何補於治道。何補於後學。徒使精力困於翻閱。亦可憐耳。

張南軒傳心閣銘曰。惟民之生。厥有彝性。情動物遷。以隳厥命。惟聖有作。本乎天心。修道立教。以覺來今。孰謂道遠。始卒具陳。俾爾由學而聖可成。鄒魯云邈。章句有師。一經皓首。語道則迷。惟子周子。崛起千載。孰深其源。以識其大。立象盡意。闡教明徽。聖學有傳。不曰在茲。惟二程子。實嗣其徽。既自得之。又光大之。有渾其全。則無不總。有析其精。則無不中。曰體曰用。著察不遺。曰隱曰顯。莫問其幾。於皇聖心。如日有融。於赫心傳。來者所宗。有屹斯閣。尤溪之濱。翼翼三子。繪事孔明。儼然其秋。溫然其春。揭名傳心。詔爾後人。咨爾後人。來拜於前。起敬起恭。永思其傳。於味其言。於考其爲。體於爾躬。以會其歸。爾之體矣。循其至而。爾之至矣。道其異而。傳心之名。千古不渝。咨爾後人。無替厥初。

呂東萊曰。孔子防範寬。孟子嚴。孔子如覆幬。孟子拔本塞源。孔子只言放於利而行多怨。孟子言上下交征利不奪不饜。

呂東萊曰。子路管仲孰賢。固是子路擇術正。管仲主功利。然須見得子路力量不同管仲。只孟子與明道特拈出來。古人論人。直是事理俱到。

呂東萊曰。從容則子房。而正大則孔明。

呂東萊曰。汲黯蕭望之之不欲補外。蓋心在王室。發於至誠。非重內輕外之徒也。

呂東萊曰。伊川中夜以思。不知手舞足蹈。不是歡喜。正是生生之本。

呂東萊曰。論孟精義。可以見伊洛各人工夫。

黃勉齋曰。道原於天。具於人心。著於事物。載於方策。明而行之。存乎其人。聖賢迭興。體道經世。三綱既正。九疇既敘。則安且治。聖賢不作。道術分裂。邪說誣民。充塞仁義。則危且亂。世之有聖賢。其所關繫者甚大。生而榮。死而哀。秉彝好德之良心。所不能自已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孔孟之道。周程張子繼之。周程張子之道。文公朱先生又繼之。此道統之傳。歷萬世而可考也。

黃勉齋曰。聖賢之生斯世。盛德至善。血氣之屬。莫不尊親者。豈自外至哉。秉彝好德。良心之不自已也。學者之於聖賢。思其居處而起敬焉。豈特聞風而悅之哉。尊德樂道。志於學者之不能已也。

黃勉齋曰。孟子當戰國之際。其告人者。不曰堯舜。則曰湯武。豈固勉人以其所不能哉。蓋人性皆善。聖神者亦全吾性之所固有爾。學者豈以不能爲患哉。患不爲也。

黃勉齋曰。或問孟子道性善而言必稱堯舜者何也。曰。性善者以理言之。稱堯舜者質其事以實之。所以互相發明也。其言蓋曰知性善、則有以知堯舜之必可爲矣。知堯舜之可爲。則其於性善也。信之愈篤而守之益固矣。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猶有不得而聞者。而孟子之言性善。乃以語夫未嘗學問之人。得毋淩節之甚耶。曰。性命之理。若究其所以然而論之。則誠有不易言者。若其大體之已然。則學者固不可以不知也。蓋必知如此。然後知天理人欲。有賓主之分。趨善從惡。有逆順之殊。董子所謂明

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

黃勉齋曰。秦漢以來。斯道晦蝕。天理不明。人心不正。事物當然之則。昧沒而不彰。方策不刊之訓。殘闕而將墜。周程張子。既推明其大端。而傳訛襲舛。浸失本眞。迨我文公稟高明之資。厲強毅之志。潛心密察。篤信力行。精麤不遺。毫釐必辨。至其德盛仁熟。理明義精。歷代相傳之道。粲然昭著。故雖窮鄉晩出。亦皆知有聖賢教人之旨。然則公之生於世。有功於斯道大矣。

黃勉齋曰。幹比讀東漢黨人事。每變易姓名。爲人傭作以避禍。及往來京師。多所營求。故一時善類。全宥者多。如此等人物。已覺不甚滿人意。不行乎此心之正。而崎嶇以求苟免者。皆不樂天順命也。奴僕熏肉之餘。竊弄人主之威福。天惡神怒。而豪傑之士。恨不刺刃其腹。乃以士大夫而爲中常侍之弔客。豈但枉尋直尺而已哉。

黃勉齋曰。韓文公尋墜緒於支離駁雜之餘。而卓然有見。自比於聖賢。以冀斯道之傳宜矣。公固以道自任。後之稱公者。亦以道歸之。約六經之旨。以起八代之衰。排二氏之非。以濟天下之溺。諫宮市貶。諫佛骨又貶。流離困躓。瀕死而不悔。公如鎭州。迓公者皆甲人。爲公危之。公以理開諭。皆俛首聽命。非有道能若是乎。

黃勉齋作尹和靖祠堂記曰。嘗考先生之所學。篤於踐行。不爲虛語。未嘗求人之知。人亦莫能窺其所蘊也。今其可見者。經帷進講。門人紀錄耳。惟卽其所遇於世者。觀其所取舍。然後知先生之於道。卓乎不

可及矣。利害者人心之私。理義者道心之公。公私之間。迭爲勝負。一取一舍。而賢不肖可知也。至於歷險難之極而不變。處貴顯之驟而不動。抱仁履義終其身而不悔。非盛德能若是乎。理義充於中。則禍福成敗榮辱得喪。膠轕萬變日陳乎前。而此心自若也。程子之門。從遊之士。皆閎博俊偉。極天下之選。而於先生亟稱之。其察之審矣。顏淵退然如愚。而夫子稱之。亦曰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又曰庶乎屢空。然則先生者。程門之顏氏歟。

黃勉齋曰。晦庵先生以道德爲學者師。榦少不自量。得與弟子列。竊窺其容貌端莊。儼然終日未嘗懈。玩索理義。片詞隻字未嘗忽。厲志聖賢。以身任道未嘗忘。誘掖後進。寸長一善未嘗棄。端居一室。世之玩好無所嗜。安貧自樂。世之富貴無所慕。篤信善道。世之毀譽無所恤。臨事度義。世之利害無所擇。其精微高遠者。非末學所可知。其可知者。亦人所共知也。四方學者。從游者數百人。今其存蓋無幾。先生之書則家藏而人誦之。讀其書者未必通其義。通其義者未必明諸心。懍懍乎微言之絕。大義之乖也。

黃勉齋曰。榦始受學於晦庵先生。首識西山蔡公。先生之門。從游者多矣。公之來。先生必留數日。往往通夕對床不暇寢。從先生游者。歸必過公之門。聽其言論不忍去。去皆充然有所得也。蓋公負英邁之氣。蘊該洽之學。智極乎道德性命之原。行謹乎家庭唯諾之際。於先生之門。可謂傑然者矣。

黃勉齋曰。自先生講道。武彝學者紛然。迨今觀之。非俊偉卓犖方嚴正直。亦何足以費夫子之雕鐫。彼頑鈍齷齪。脂韋輭美。雖日聞善知慕。未有不見害則避。見利則遷者也。

黃勉齋撰林丕顯行狀曰。人之所以溺於利慾之私。而忘其天理之樂。妾不美而學不足也。世之所謂學者。無不欲取科第夸聲名。則反以濟其利欲而斲喪其良心。若君者、乃能於大海之濱。荒苗之喂。超然知以從師問道爲事。而不惑於世俗尋常之見。豈不賢於人乎哉。

許魯齋曰。傳記中人材傑然可觀。以道理觀之。只是偏才。聖人則圓融渾全。百理皆具。古今人材多是血氣用事。故多偏。聖人純是德性用事。只明明德便自能圓成不偏。

許魯齋曰。惟聖人言語。萬世無弊。

許魯齋曰。陽貨以不仁不智劫聖人。聖人應得甚閒暇。他人則或以卑遜取辱。或以剛直取禍。或不能禦其勃然之勢。必不停當。聖人則辭遜而不卑。道存而不亢。或曰孟子遭此如何。曰必露精神。

許魯齋祭孟子辭曰。惟公之生。運適周衰。正途壅底。大道淩遲。分承三聖。力辨羣疑。禽獸楊墨。妾婦秦儀。宜載於典。宜配先師。敢修庶品。敬薦於時。

許魯齋曰。不問利害。只求義理。孔明見得眞。當時只以復漢討賊爲當然。至於成敗利鈍。歸之天而已。只得如此做。便是聖賢之心。

許魯齋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

薛敬軒曰。史臣首敍堯舜禹之事。有乾坤之道焉。堯曰欽明。舜曰重華。禹曰祇承。則堯舜爲乾。禹爲坤。可見帝降而王殆以此歟。

薛敬軒曰。堯之克明峻德以至黎民於變時雍。舜之愼徽五典以至烈風雷雨弗迷。與孔子之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皆聖人作用神速功效。

薛敬軒曰。舜處父子兄弟之變。湯武處君臣之變。周公處兄弟之變。聖人處人倫之變而不失其正者。亦惟盡乎天理之當然而已。

薛敬軒曰。讀咸有一德之書。則知伊尹之學。極其精密。成湯以元聖稱之。有以也夫。

薛敬軒曰。鄉黨一篇。皆聖人之時中。

薛敬軒曰。聖人未嘗有自聖之心。後世儒者未有所至。卽高自品置。如揚雄之法言。王通之續經。皆以孔子自擬者。二子非特不知聖人。亦不自知其爲何如人矣。

薛敬軒曰。孟子之言。光明俊偉。如答景春大丈夫章。讀之再三。直使人有壁立萬仞氣象。

薛敬軒曰。漢四百年。識正學者董子。唐三百年。識正學者韓子。

薛敬軒曰。宋道學諸君子。有功於天下萬世。不可勝言。如性之一字。自孟子以後至於程子。性卽理也之言出。然後知性本善而無惡。張子氣質之論明。然後知性有不善者乃氣質之性。非本然之性也。由是性之一字大明於世。其功大矣。

薛敬軒曰。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周程張子之道。昭然明於萬世。而異端之說莫能雜者。朱子之功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予亦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之下。

薛敬軒曰。魯齋出處。合乎聖人之道。

薛敬軒曰。朱子之後。大儒眞西山大學衍義。有補於治道。劉靜修高士也。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莫不興起。

薛敬軒曰。朱子門人陳北溪、論理切實。

胡敬齋曰。天地生人物。賴聖人爲綜理。然後能遂其性、得其所。聖人理人物。又必賴禮樂政教之施。然後風化美。治功成。然則成天地之功者聖人也。成聖人之功者禮樂政教也。或曰。聖人不得位。禮樂政教不可行如何。曰。此聖人之功所以難成也。不得已傳述先王之典而修明之。以垂教於後世。使後世之欲修己而治人者。從此而學焉。故聖人代天而理物。禮樂政教代聖人而行事。經籍代聖人而傳道。事雖不同。其功一也。故曰孔子賢於堯舜。孟子之功不在禹下。

胡敬齋曰。今人有小可才能也幹些事。聖賢道理充足。如何不做出事來。達而在上。如堯舜文武。窮而在下。如孔子。得時行道如伊傅周召。不得時如顏孟程朱。德業事功。侔乎天地。以此知黃憲之流。只是一箇善人也。

胡敬齋曰。顏子最好處。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孟子最好處。是善端之發。便能擴充以至其極。張橫渠十五年做恭而安不成。是橫渠持身謹嚴。少寬裕温柔之氣。亦可見其工夫親切。但未至自然。終是些病痛。

胡敬齋曰。朱子體段大似孟子。但孟子氣英邁。朱子氣豪放。孟子工夫直截。朱子工夫周徧。

胡敬齋曰。孟子程子不曾枉做了工夫。如孟子擴充四端。程子主一無適。直在心境上做。

胡敬齋曰。自孟子後千四百年無人見得此道分明。董子見其大意。孔明有天資暗合處。韓退之揣見髣髴。至程子方見得盡。自朱子後無人理會得透徹。眞西山庶幾。

胡敬齋曰。程子天資高。其於聖賢經義。優游涵泳以得之。朱子天資大直。索窮究到底。不肯放過。

胡敬齋曰。周子不由師傳默契道體。是他天資高。然開示下學工夫。使聖學門庭曉然可入。二程全之。

胡敬齋曰。朱子行狀學問道理本末精麤詳盡。吾每令初學讀之。明道行狀。形容明道廣大詳密。然渾化純全。非工夫積纍久地位高者領會不得。吾每欲學者先讀朱子行狀。有規模格局。方好讀明道行狀。

胡敬齋曰。行在知之後。故子路之強勇。司馬君實之篤行。皆有差。使致知之工夫至。則二賢何可及也。故程子以爲若達便是堯舜氣象。

胡敬齋曰。范文正公作事。必要盡其方。曰爲之在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則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此范公有脗合聖賢處。故其進退出處。超然無累。行藏卷舒。過於他人。

羅整庵曰。六經之中言心自帝舜始。言性自成湯始。舜之四言未嘗及性。性固在其中矣。至湯始明言之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孔子言之加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又曰性相近。子思述之。則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孟子祖之。則曰性善。凡古聖賢之言性。不過如此。自告子而下。

初無灼然之見，類皆想像以爲言。其言益多，其合於聖賢者殊寡。卒未有能定於一者。及宋程張朱子出，始別白而言之。孰爲天命之性，孰爲氣質之性，參之孔孟，驗之人情，其說於是乎大備矣。

羅整庵曰：邵子因學數推見至理，其見處甚超，殆與二程無異，而二程不甚許之者，蓋以其發本要歸不離於數而已。其作用既別，未免與理爲二也。故其出處語默，揆之大中至正之道，時或過之。程伯子嘗語學者云：賢看某如此，某煞用工夫，蓋必反身而誠，斯爲聖門一貫之學爾。

羅整庵曰：程叔子易傳已成，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爲請，則曰自量精力未衰，尙覬有少進爾。朱子年垂七十，有於上面猶隔一膜之歎，蓋誠有見乎義理之無窮，於心容有所未慊者，非謙辭也。

羅整庵曰：元之大儒稱許魯齋、吳草廬二人。魯齋始終尊信朱子，其學行皆平正篤實，遭逢世祖，致位通顯，雖未得盡行其志，然當其時而儒者之學不廢，虞伯生謂魯齋實啓之，可謂有功於斯文矣。草廬初年篤信朱子，其進甚銳，晚年所見，乃與陸象山合，其出處一節，自難例之魯齋。若夫一生惓惓焉羽翼聖經，終老不倦，其志亦可尙矣。

羅整庵曰：劉靜修之譏許魯齋頗傷於刻，苟能無失其正，雖進退無恆，未爲過也。竊謂魯齋似曾子，靜修似子路，其氣象既別，所見容有不同。

羅整庵曰：讀書錄有云：韓魏公、范文正、諸公，皆一片忠誠爲國之心，故其事業顯著，而名望孚動於天下。後世之人，以私意小智自持其身，而欲事業名譽比儗前賢，難矣哉。其言甚當，辭文清蓋有此心，非徒

能爲此言而已。大抵能主忠信以爲學。則必有忠誠以事君。事君之忠。當素定於爲學之日。

羅整庵曰。蔡介夫中庸蒙引。論鬼神數段極精。其一生做窮理工夫。且能力行所學。蓋儒林中之傑出者。

羅整庵曰。邵國賢簡端錄。近始見之。於文義多所發明。性命之理。視近時道學諸君子較有說得親切處。

春秋論斷。其辭尤確。獨未知盡合聖人之意否也。然其博而不雜如此。可敬也夫。

羅整庵曰。邵二泉先生言。願爲眞道學。不願爲假道學。此言尤可敬也。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廣近思錄

二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輯者　張伯行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　林園民　袁秉美　秦泉聲）